

20世纪

世界诗歌译丛

Czesław Miłosz

切·米沃什诗选

张曙光 译



《切·米沃什诗选》

(波兰) 切·米沃什 著

张曙光 译

切·米沃什 (Czeslaw Milosz, 1911-), 波兰裔美籍诗人, 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出生于波兰的维尔诺(今立陶宛维尔纽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米沃什加入了抵抗组织, 并出版诗集《独立之歌》。战后他先后在波兰驻华盛顿和巴黎使馆工作, 后自我放逐。1960年从法国移居美国, 在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至今。

本书精选米沃什各个时期的诗歌作品150多首, 其中包括他早期的创作和近年来的作品。米沃什在诗歌创作上强调"见证人"的身份, 感情沉郁, 富于哲理, 把传统的波兰诗歌和西方现代诗歌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种坚实硬朗的诗风。本书是目前国内较为全面地介绍这位二十世纪重要诗人的一部诗选集。

责任编辑: 李 楠 平面设计: 张志伟

ISBN 7-5434-4700-2



9 787543 447004 >

ISBN 7-5434-4700-2

I·776 定价: 16.40 元

20 世纪
世界诗歌译丛



张曙光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切·米沃什诗选 / (波) 米沃什著; 张曙光译.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5

(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 第1辑/楚尘主编)

ISBN 7-5434-4700-2

I. 切… II. ①米…②张… III. 诗歌-作品集-波兰-现代 IV. I513.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025157号

丛 书 名	20 世纪世界诗歌译丛
书 名	切·米沃什诗选
作 者	(波兰)切·米沃什
责任编辑	李 楠
装帧设计	张志伟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0.25
印 数	5000
版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700-2/I·776
定 价	16.4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前言

20 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得益于对异域文学营养的汲取,外国诗歌的翻译成为其间最为突出的部分。从荷马的史诗到金斯堡的《嚎叫》,从但丁的《神曲》到艾略特的《荒原》,无数优秀的诗歌作品,经由翻译家们的译介,对 20 世纪乃至 21 世纪中国几代人的诗歌阅读和写作所产生的情感激发和诗艺启迪,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以致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翻译诗,就没有中国现代诗歌。

但是,回望 20 世纪的外国诗歌在中国的出版状况,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翻译诗的出版一直处在零散的、非系统的状态。我们出版这套《20 世纪世界诗歌译丛》,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希望以我们的微薄之力,能够填补中国出版事业的一项空白,以此构筑汉语版的 20 世纪世界诗歌史的长廊,提供完整的 20 世纪世界诗歌的图景。本译丛第一批计划为 50 种,分 5 辑推出,每辑 10 种。

面对浩若烟海的世界诗歌,我们当然要有所选择。首先,选择 20 世纪作为时间范围,是因为 20 世纪是人类迄今

最伟大、最复杂、最灾难深重、最富于变化的世纪,在这样的时空中产生的优秀诗歌,积淀着人类心灵深处承受的苦难,也折射着人类精神结构中永恒的尊严和优美。其次,收入这套世界诗歌译丛的,是世界各国优秀诗人的优秀作品,这些诗人中有许多是诺贝尔文学奖或其他著名诗歌奖的得主,他们对世界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作品已经越出国家与民族、文化与政治的圈限,成为普照世界的精神之光。

诗歌是语言的极致,因此翻译难度最大。所谓“诗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所谓诗歌翻译“只分坏和次坏两种”,都是在极言译诗之难。但是,诗歌翻译史表明,高水平的翻译依然可以让我们清楚地听见异域诗魂的吟唱,像经过查良铮、戴望舒、冯至、卞之琳、王道乾等老一辈的翻译家之手的经典译作,永远令人为之激动。因此,力求高质量、高水准的翻译,是这套译丛的一个基本目标。为达到这个目标,本社约请的译者大多数是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研究人员和在国内外的诗人,从而保证以准确、传神和丰富多彩的译笔将读者带入20世纪世界诗歌的灿烂星空。

河北教育出版社



译者前言

张曙光

最早读到米沃什的诗是在 1980 年,当然只是很少的几首。和七年后读到布罗茨基的情况一样,他们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那时能读到好诗人的译诗,就像穷人家的孩子得到糖果一样,既少,又珍贵。另一方面,米沃什和布罗茨基都是流亡者,因此在他们的诗中,有意无意地流露出对过去时光的追怀和对专制制度的谴责。米沃什的诗风质朴而硬朗,这也是我当时所追求的。后来朋友从美国复印了他的诗集《冬日的钟》给我,我试着译了一些,目的无非是精读。我看到了米沃什更丰富的一面。几年前,我又得到了他的诗合集,对他的了解更深入了一些。作为生活在二十世纪的诗人,米沃什诗中表现的情感 and 经验复杂而又深邃,但仍可以看到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即时间与拯救。时间的主题在很多作家那里程度不同地存在,但很少有人像米沃什展示

的那样充分、深入,充满着困惑、疑虑和悲伤,这就使得他的诗具有了一种浓重的沧桑感。这部分与个人气质有关,部分取决于他的人生经历。诗人出生于当时在波兰版图内的立陶宛的首府维尔诺,早年参与了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二战期间又加入了反法西斯的抵抗组织。波兰是二战中受到洗劫最严重的国家,一个经历了人类史上大屠杀的人,对时间和时间带来的变化肯定会变得相当敏感。另一方面,战后米沃什自我流放到西方,远离母语和故土,这在他内心造成了巨大的冲撞。这种失去家园的感觉对于米沃什来说是双重的:地理上和时间上的。他目睹了二十世纪一系列触目惊心的变化,并为之深深震动。二十世纪被称作飞速发展的世纪,一切都加快了运行的步伐,生生灭灭,转瞬即逝,似乎什么也抓不住。而人类社会的对抗和暴力又人为加剧了这种变化。这加深了他的疑惑,我们从他的好些诗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但这种怀疑论并没有把他引入一种虚无主义,而是使他具有了见证人的身份。作为诗人,他相信语言的力量(这可能是他惟一拥有的),并力图通过语言来拯救时间和随时间逝去的一切,而不仅仅是客观地记录下历史。

我不太了解米沃什的思想背景,但我觉得他沿袭了欧洲的人文传统,他相信真理和正义。天主教和唯物论



的双重背景在他身上似乎都有体现,就像他引用过的一句话:上帝允许他做无神论者。这种矛盾增添了怀疑同时也增添了诗歌的力量。时间和事件构成了历史,而这些正是他诗中的要素。但他没有停留在对历史反思的平面上,而是把这种思考引向了对终极的追问。他追忆早年的生活,怀念那些死者并带有某种负疚感,诗歌仿佛成为一种仪式。他与死者们对话,安抚着他们,并由此呼唤真理和正义。他对诗歌的态度相当严肃。他的诗中常常会出现天堂和上帝,清醒的现实感又把他拉回到尘世。瓦雷里的诗中也有对时间的思考,但他的纯诗观与米沃什的介入诗大相径庭。在晚年的一首诗中,米沃什写到了瓦雷里,把他的一次演讲置于集中营的死亡背景下。但他最终宽容了瓦雷里,因为他们同样相信语言和诗歌的力量。博尔赫斯则把时间和历史导向了玄学的领域,而米沃什不同,他始终保持着对现实的关注,毫不妥协,这需要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当然也需要高超的技艺。

今年年初,诗人姜涛想编一套诗人译丛,邀我编一本米沃什的诗选。我整理翻译了几十首诗,但由于出版社的原因,这套书的计划搁浅了。承蒙楚尘先生的美意,河北教育出版社想出一套诗歌翻译丛书,于是我又补译了一些,成了这个选集。我想里面一定有很多舛

误,希望读者能多多指教。这里谨向姜涛、楚尘和其他朋友表示谢意,尤其要感谢刘丽安女士,当她听到我在翻译这本诗集时,特地从美国为我找到米沃什的新作。没有他们的支持、帮助和鼓励,这本书就很难得以完成。这本选集是从英译本转译的,由于米沃什的诗大都是作者本人和罗伯特·哈斯及罗伯特·品斯基合译的,哈斯和品斯基也都是诗人,再加上作者本人的参与,因此他的语言风格有可能最大程度地在英译本中得到保留(这一点,在中译文中也尽力去做了)。米沃什的语言质朴、精确,他并不刻意雕饰,或过分玩弄技巧,他追求的是真实和深度。他始终是一位严肃的诗人和思想者。

六月间,我和朋友去美国,原想拜访一下这位年届九十的诗人,但不巧没有联系到。有人说他当时正住在波兰。但我参观了他执教的伯克利大学。当年反主流文化运动在这所大学闹过学潮,声势颇为浩大,但正值假期,学生们都离开了学校,只有零零星星的人在草地上享受着阳光,或是拥抱着。当年激烈的反叛似乎已代之为平静。我们登上伯克利大学的钟楼,从那里可以眺望到远处的海湾,和蔚蓝色的大海——米沃什不止一次地在诗中描写过。

2001.11.10



目 录

译者前言 1

歌	1
赞 美 诗	6
黎 明	10
一对夫妇的雕像	13
偶 遇	16
一本废墟里的书	17
菲奥里广场	22
世 界	26
路	26
门	27
门 廊	28
餐 室	29
楼 梯	29

图 片	30
爸爸在藏书室	31
爸爸的咒语	32
从 窗 子	32
爸爸在解说	33
罂粟的比喻	35
在牡丹花旁	35
信 念	36
希 望	37
爱	38
去森林的远足	38
鸟的王国	39
恐 惧	40
复 原	41
太 阳	42
不幸人的歌	43
一首关于世界末日的歌	43
一个市民的歌	44
不幸的诗人	47
咖 啡 馆	49
一个不幸的基督徒察看着犹太区	50
郊 外	52



艾德里安·齐林斯基之歌	55
告 别	63
逃 离	66
在 华 沙	67
献 辞	70
瓷器之歌	72
出 生	74
一个家庭	77
海 洋	79
旅 程	80
大 地	82
密特伯格海姆	84
前 言	86
鹊 性	88
不 再	89
幸 福	91
曾经伟大的	92
该,不该	93
这意味着什么	94
赫拉克利特	96
希腊画像	98
大 师	99

琐碎的谈话	103
在 米 兰	105
摘自波尔尼克城的编年史	107
蓝胡子城堡	107
主 人	108
万迪恩斯	109
我们的里卡弗里的女士	111
遥远的西部	112
遍及我们的国土	114
这是冬天	126
河流变小了	130
城市在它的辉煌中	131
命 题	133
我睡得太多	135
在 月 亮	137
窗 子	138
忠 告	139
咒 语	142
使 命	144
一 小 时	145
阅 读	146
消 息	148



N.N. 的哀歌	150
一个请求	153
要求秩序	157
那 么 少	159
关于天使	161
季 节	163
礼 物	164
一个自然主义者的日记	165
魔 山	180
风 景	183
凯撒里亚	185
寂寞研究	187
衰 落	188
幸福的生活	189
诱 惑	191
秘 书	192
证 据	193
惊 异	194
思 想	195
在圣像前	197
当度过了漫长的一生	198
关于朝圣	199

清 晨	201
人 口	202
天堂之后	203
黄色自行车	205
冬 天	207
一个男孩	210
在塞勒姆	212
1913	214
在 中 午	216
城 市	217
Y.Z.的哀歌	218
自然神学	221
桌子(一)	222
桌子(二)	223
我的状况	224
感 谢	225
诗人七十	226
寻找我的家	229
有一只猫的照片	230
在罐子里	232
万圣节的夜晚	234
这惟一的	235



坦 白	236
致简·莱伯恩斯坦	238
和她一道	239
在天堂会怎样	241
契里科咖啡馆	243
可怕的梦(1918)	245
1945	247
诗的六篇演讲辞	249
第 一 讲	249
第 二 讲	251
第 三 讲	253
第 四 讲	255
第 五 讲	256
第 六 讲	258
在某种年龄	260
一次讲演	262
为 什 么	266
报 告	269
立陶宛,五十二年后	273
一位女神	273
庄 园	275
周 围	276

一位水仙女	277
谁?	278
草 地	280
博物馆的墙	281
现实主义	282
唉	284
飞 人	286
克拉斯诺格鲁达的房子	288
你的名字	290
这个世界	292
发生在别处	293
大 厅	296
身 体	297
一首写给世纪末的诗	299
这	303
头	305
啊!	307
蝮 蛇	308
德克萨斯	310
致罗伯特·洛厄尔	311
德加的蜡笔画	313



歌

女人：

大地从我站着的岸边漂走，
她的树木和草地，渐渐远去，闪耀着。
栗树的花蕾，白杨微弱的光线，
我再也看不到你们。
你们随着憔悴的人们离开，
你们随着旗帜般舞动着的太阳走向夜晚，
我怕要独自留下，我一无所有，除了身体
——它闪烁在黑暗中，一颗叉着的手的星星，
于是我吃惊地看着自己。大地，
不要抛下我。

合唱：

冰流过江河，树木长出欢快的叶子，
犁趟过田野，鸽子们在林子里咕咕叫，
一头母鹿跑进山中发出喜悦的歌唱，
长茎的花开着，雾从温暖的花园升起，
孩子们扔着球，三人一组在草地上跳舞，
女人们在河边洗着亚麻布，捞着月亮。
所有的欢乐来自大地，离了她就没有了喜悦，
男人被交付大地，让他别无渴望。

女人：

我不需要你，别引诱我，接着漂吧，我宁静的姐妹。
你炽烈的触摸在我脖子上，我仍能感到。
和你相爱的夜晚痛苦得像云的余烬，
它们之后红色的黎明，以及湖上
最初的盘旋的燕鸥和那样的悲哀，
我再也不能喊出，只是不停计算着
早晨的时间，听着高高的垂死的白杨
寒冷的沙沙声。你，上帝，宽悯我。



从大地贪婪的嘴里解救我，
净化她不真实的歌曲构成的我。

合唱：

绞盘转动着，鱼儿跳跃在网中，
烤面包发出香味，苹果在桌子上滚动，
傍晚走下台阶，台阶是活着的肉体——
所有的事物来自大地，她没有瑕疵。
大船摇晃着，铜的同胞在出航，
动物摆动着脊背，蝴蝶落进大海，
篮子们在黄昏漫步，黎明活在苹果树上——
所有的事物来自大地，所有的事物将归还她。

女人：

呵，要是我体内有一颗不生锈的种子，
只是能够持续的一颗，
我就能够睡在摇晃的摇篮里
忽而进入黑夜，忽而进入破晓。
我会静静等待，直到缓缓的摇动停歇
而真实突然展现裸露的自身，

直到一朵野花，一块在田野的石头
用那个陌生的新面孔的圆盘凝视着。
然后生活在谎言中的他们，
就像在海湾冲刷的底层的野草，
只能成为松针之类的东西，
当有人从上面透过云层看着森林。
但我体内一无所有，除了恐惧，
一无所有除了黑暗波浪的奔涌。
我是风，吹过并停息在黑暗波浪中，
我是风，吹过，不再回来，
是马利筋在世界黑草地上撒着花粉。

最后的声音：

在湖畔的铁厂，锤子敲击着，
一个人，俯下身，固定着一柄镰刀，
他的头闪现在炉膛的火光中。

一片树脂在小屋里点亮，
疲惫的耕地的男孩们把头俯在桌子上。
一只碗正冒着热气，蟋蟀唱着。



岛屿是一群沉睡的动物，
在湖上的窝里它们躺下，呜呜地叫着：
它们上面，一片狭长的云。

维尔诺,1934

赞 美 诗

没有人在你我中间。
没有一棵从大地深处汲取汁液的植物
也没有一只动物，或一个人，
或行走在云朵间的风。

最美丽的身体像透明的玻璃。
最有力的火焰像洗着旅人疲惫双脚的水。
绿色的树像铅，盛开在最稠的夜晚。
爱是被焦裂嘴唇吞下的沙子。
恨是送给干渴者的一壶盐水。
流淌吧，河水；抬起你的手，
城市！我，黑色大地忠实的儿子，将回到黑色的
大地。
仿佛我的生命从没有过，
仿佛没有我的心，没有我的血，



没有我的创造着
语言和歌曲的生命，
只有一个未知的、非人的声音，
只有浪涛的拍击，只有风的合奏
和高高的树的
秋天的摆动。

没有人在你我中间
给予我力量。
白色的群山掠过平原，
它们朝大海走去，它们的海滨胜地，
新而又新，太阳倾身在
有着黑色小河的山谷上，我出生在那里。
我没有智慧，没有技能，没有信仰，
但我得到了力量，它撕裂世界。
我将粉碎，一个大浪，冲击着海岸
而新的浪将抹去我的痕迹。呵黑暗！
被黎明第一道强光所感染，
像从一只剥开的野兽中取出的肺，
你在颤动，你在下沉。
多少次我和你一同漂浮着，
呆呆地在午夜时分，

听着你头上的惊恐的教堂的声音；
一只松鸡的叫声，潜在你心中的石南的沙沙声
以及桌上两只发亮的苹果
或闪光的打开的剪刀——
而我们很相像：
苹果、剪刀、黑暗和我
在同样不变的
亚述人、埃及人和罗马人的
月亮下。

季节来了又去，男人和女人交配，
孩子们在半睡中让他们的手跑过墙，
用被口水沾湿的手指描画着土地。
形体来了又去，看似不可战胜的东西破碎了。

但在从海上兴起的国家中，
从被毁坏的街道上，有一天
那儿会出现一颗坠落行星形成的山，
面对已经过去和将要过去的，
青春自我防护着，太阳尘般严峻，
在爱中既没有善也没有邪恶，
一切颠簸在你巨大的脚下，



因此你会碾碎它，因此你会踏上它，
因此你的呼吸转动着轮子
脆弱的结构随着转动颤抖，
因此你给了它饥饿，给了别人酒、盐和面包。

仍没听到的号角声
呼唤着散开的、躺在山谷里的人们。
冻结的地上至今没有马车的隆隆声。
没有人在你我中间。

巴黎，1935

黎明

高大的建筑。墙壁在黑暗中攀升，
在沙沙的枫叶上面，在匆匆的脚步上面。
高大的建筑，随着它在广场上方的光线破晓。
在黎明时分轻柔的嘶嘶声中，
电梯在楼层间移动。缆线嗖嗖地响。
公鸡的叫声在管子和水槽间响起，
直到一阵颤动传遍房屋。醒来的人听到
墙壁中的歌声，像尘世的幸福一样可怕。

一辆电车发出尖叫。还有白天。再次冒烟。
呵，这日子发暗。在上面高高地
遮住我们的房间，群鸟
在一阵翅膀的扑打声中飞过。
不够。只活一次还不够。
我愿再次活在这悲惨的星球，



在孤独的城市,饥饿的村庄,
看看所有的邪恶,看看腐烂的身体,
探究受制于这个时代法律,
和在我们上方风一样嚎叫着的时代。

公寓庭院的街头乐手们
齐声唱着。听众的手在窗口闪亮。
她在发皱的被单上起床。
在梦里她想像着穿衣和旅行。
她走向肮脏的镜子。青春不再。
没有人知道工作会把一天分隔成
巨大的辛劳和死一般的静止,
没有人知道月亮在疲惫人们的睡眠上方
会中止每一个春天。在我们沉重跳动的心中
不会再有春天,和爱情。

盖上双腿。以免他们
因露出的淡紫色的静脉,记起
这个冲下楼梯的孩子,
这个冲下灰暗人行道的孩子。
远处仍能听到笑声——
重新,这孩子将重新发现一切

沿着宽广、空旷、结霜的路
穿过响着脉搏如雷声的空间
她的孩子将离去。时代将嚎叫。
赤裸着站在镜子前，女人
用方巾轻轻擦去两行泪水
并用深红的颜料描黑眉毛。

维尔诺，1936



一对夫妇的雕像

你的手，我亲爱的，此刻冰冷。
天穹最纯净的光线
完全覆盖了我。此刻我们
像黑暗中两块寂静的平原，
像冰河的两道黑色的堤岸
在世界的裂口。

我们梳向后面的头发用木头雕成，
月亮踱过我们乌木的肩膀。
一个遥远的黎明，夜晚逝去，寂静。
富足的是爱的结晶，枯萎了天赋。

你在哪，活在时间怎样的深处，
爱人，踏进怎样的水中，
此刻，当我们无声嘴唇的严霜

无法抵御神圣的火焰？

在一片云，雾，银色的森林中
我们活着，爱抚着脚下的土地。
我们正运用着黑暗王杖的威力
去赢得遗忘。

我的爱，你被一把凿子穿过的胸脯
对它过去的一切一无所知。
对黎明的云，对破晓的愤怒，
对春天的影子，它都无从记起。

而你带领着我，像从前天使带领
托比亚斯^①，走进伦巴第褐色的沼泽。
可有一天来临，一个征兆使你害怕，
一种黄金尺度的圣伤。

伴着一声尖叫，伴着你纤弱手中的不变的恐惧
你落入一个放着骨灰的坑中，
那里北方的枫树和意大利的紫杉
都不能保护我们古老的情人床。



它曾怎样，它正怎样，它将怎样——
我们用喊叫和呼唤充塞着世界。
黎明返回，红色的月亮落下，
我们可曾知道？在一艘巨大的船中

一位舵手出现，抛出一条丝绳
把我们彼此牢牢地捆住，
然后他在朋友——曾是敌人——身上
洒上一捧雪。

维尔诺，1935

① 托比亚斯，《旧约》外典《托比特》中的人物，曾受天使拉斐尔的引导，娶妻并治愈了父亲的眼睛。

偶 遇

黎明时我们驾着马车穿过冰封的原野。
一只红色的翅膀自黑暗中升起。

突然一只野兔从道路上跑过。
我们中的一个用手指点着它。

已经很久了。今天他们已不在人世，
那只野兔，那个做手势的人。

哦，我的爱人，它们在哪里，它们将去哪里。
那挥动的手，一连串动作，砂石的沙沙声。
我询问，不是由于悲伤，而是感到惶惑。

维尔诺，1936



一本废墟里的书

一个黑暗的建筑。交叉的木板，钉牢，形成了一个入口处的栅栏，或一道门
当你走进时。在这内部毁坏的厅里，
蜿蜒爬下墙壁的常春藤是摇摆着的
电线。那边，从碎石灌木丛中升起的
扭曲的金属圆柱是破烂的树干。这可能是
图书馆的砖，你还不知道，或没有长好的
变干发白的杨树林，在里面追踪着鸟儿，
你遇到了一个立陶宛的黄昏，只是由于
鹰的悲号才从寂静中醒来。
现在小心地走着。你看见一整块
天花板在最近的一次强风中塌陷。
上面，透过一排排参差的石膏板，
是一片蓝色。散落在你脚下的
书页，像羊齿植物的叶子，掩盖着

一具发霉的骷髅，要不就是化石——
因隐秘的侏罗纪地壳而变白。
一个那么古老而陌生的残留生命
使得一位科学家，把一块石头
倾斜到光线中，感到了惊异。他无法知道
它是一些死去纪元的阴影
还是一个活体。他再次看着
被雨水——生锈的眼泪——侵蚀的
白垩螺旋体。这样，在一本从废墟里
拣起的书中，你看见一个世界涌出
并以它遥远的困倦的过去闪光。
跌进那巨大的深渊而又返回的
造物的绿色时代：女人的眉毛，
用颤抖的手戴上的耳环，手套上的
珍珠纽扣，镜子里的枝形烛台。
灯被点燃了。一个最初的颤音
滑过乐器。四对舞曲
开始了缭绕，被正规公园里面
摇摆的大树的沙沙声压低。
她溜到外面，披肩在黑暗中飘动，
在爬满藤蔓的凉亭中
和他相会。他们贴近坐在石凳上，



望着在茉莉花中发光的街灯。
或这儿，这诗节：你听到一枝鹅毛笔
吱吱响着，一盏油灯的蝴蝶
缓缓飘过卷轴和羊皮纸，
一个耶稣受难像，青铜胸像。诗句倾诉着，
用悲哀的韵律，渴望成空。
一座城市在这里升起。在集市广场
招牌丁当响着，一辆轰隆隆的公共马车
惊起了一群鸽子。在市政大钟下，
在小酒馆里，一只手停留在日常的
阻止的姿势中——这时工人们从
纺织工厂走回家，居民们在台阶上
交谈着——现在手挥动着，在唤起
正义的火，一个世界在烟雾中毁灭，
一个声音由于几个时代的仇恨而颤抖。
于是世界似乎从那些书页中流出
像黎明时在田野上消散的雾。
只有当两个时代，两种形式被
连结在一起，它们的易读性
被扰乱，你才能看到不朽
为了它的缘故，同现在
没有什么不同。你拣起一个

手榴弹的碎片，它曾穿过一个唱着
达夫妮和科洛伊的身体。悔恨地
你渴望着和她交谈，
仿佛这是生活为你准备的。
——怎么回事，科洛伊，你漂亮的裙子
被伤害人的风撕得
那么厉害，你，在永恒中，歌唱着
时间，歌唱着在你的头发中出现
又消失的太阳？怎么回事，你的胸脯
被弹片穿透，而橡树林烧着，
而被施了魔法的你，毫不在意，转身
跑过机械和混凝土的树林
并用你脚步的回声缠着我们？
如果有这样一种永恒，草木茂盛
尽管短命，也足够了。可怎么……安静！
我们注定了活着，当场景
变得暗淡，一个希腊废墟的轮廓
使天空发黑。这是中午，漫步
穿过一个黑色的建筑，你看到工人们
坐在一束狭窄的阳光燃起火的
地板上。他们拉出一些
厚厚的书，把它们当作桌子



开始切着面包。就在这时
一辆坦克隆隆驶过，一辆街车回应着。

华沙，1941

菲奥里广场

在罗马的菲奥里广场
一筐筐橄榄和柠檬，
泼洒着酒的鹅卵石
和花朵的残骸。
小贩在架子上摆满
浅玫瑰色的鱼；
一捧捧黑色的葡萄
堆在桃子的绒毛上。

就在这同一座广场
他们烧死乔丹诺·布鲁诺。
爪牙们点燃了被民众
紧紧围起的柴堆。
在火焰熄灭之前
小酒馆重新挤满了人，



一筐筐橄榄和柠檬
重现在卖主的肩上。

我想到了菲奥里广场
在华沙的旋转木马旁
一个晴朗的春天的夜晚
变成了狂欢节的曲调。
欢乐的旋律淹没了
从犹太区围墙齐发的炮弹声，
一对对高高飞在
无云的天空中。

火堆吹来的风时不时
会把黑色的风筝刮起，
骑着旋转木马的人们
抓住半空中的花瓣。
那相同的热风
吹开姑娘们的裙子
人们大声笑着
在美丽华沙的星期天。

有的人读出了教训，

当罗马和华沙的人们
经过殉难者的火葬堆时
讲价,大笑,求爱。
还有人会读到
人性的消逝,
读到遗忘产生在
火堆熄灭以前。

但那天我只是想到了
垂死者的孤独,
想着当时布鲁诺怎样
爬上他的火堆,
他不会在任何人的
舌头中找到
为了人类的语言,
继续活着的人类。

他们已经回去喝酒
或叫卖着他们的白海星,
一筐筐橄榄和柠檬
他们扛在肩上去集市,
他已经很遥远了



就像过去的几个世纪，
虽然他们只停下一会儿
为了他在火中的消逝。

那些死在这里的人，被
世界忘记的孤独者，
我们的语言对于他们
成了一个古老行星的语言。
直到一切成为传奇的时候
很多年过去了，
在一个新的菲奥里广场
愤怒将点燃一个诗人的词。

华沙，1943

世 界

路

在你看见绿色山谷的地方
有一条被青草半掩的路，
穿过正在开花的橡树林
孩子们在放学回家。

在一个侧开着的铅笔盒里
蜡笔在几片纸卷中咯咯响着
每个孩子节省下一个铜板
去欢迎第一只春天的布谷鸟。

姐姐的贝雷帽和弟弟的校帽
闪现在茂密的矮木丛，



一只尖叫的鸟儿在枝头跳着
长长的云朵飘过树林。

转弯处能看到一座红屋顶。
在房子前面，爸爸倚着锄头，
弯下腰，碰到伸展的叶子，
从花床中察看着整个地区。

门

稍后浓密的蛇麻草会彻底覆盖它。
至于眼下，它有着在深水中
百合花浮叶的颜色，
当你在夏日傍晚的微光里采下。

篱笆桩的顶端漆成了白色。
洁白而鲜明，像小小的火焰。
奇怪的是它从不惊扰鸟儿。
甚至一只野鸽子曾栖息在这里。

木头门把手在岁月中磨损光滑，
很多手的触摸使它闪闪发亮。

荨麻喜欢偷偷出现在把手下面
黄色的素馨像一盏小小的灯笼。

门 廊

走廊的门朝着西面
有着大大的窗子。太阳足以把它晒暖。
从这里你能看到北、南、东、西，
森林和河流，田野和树木成行的小巷。

当那些橡树给自己穿上绿衣
菩提树的影子爬到了花坛，
世界隐没在蓝色的三桅船后面，
被色彩斑驳的叶子所铭记。

这里，在一张小桌前，兄弟姐妹
跪着，画着战斗和追击的场面。
用他们粉红色的舌头设法去帮助
巨大的战舰，其中一艘正在沉没。



餐 室

房间有着低窗,和棕色的影子,
一座但泽的时钟在角落里沉默;
一个低矮的皮沙发;它的右上方
两个魔鬼的脑袋在微笑;
一个铜盘露出它发亮的肚皮。

墙上一幅描绘冬天的画。
在树林中,一群人
在滑冰,烟冒出烟筒,
乌鸦在阴暗的天空中飞。

附近还有一座钟。一只鸟在里面。
它砰地叫着跳出,叫了三遍。
它的第三次叫声刚一结束,
妈妈就从热汤盆里舀出汤来。

楼 梯

黄色,吱呀作响,散发着蜡味

弯曲的楼梯很窄。靠墙
你能交叉地放下你的鞋子
但靠着扶手,就很难容下你的双脚。

野猪头是活的,在阴影中庞大。
开始,只有长牙,随后当它变长
拱嘴在天花板上漫游,嗅着楼梯间的穹顶
当光线消失在颤动的灰尘中。

妈妈拿着闪烁的灯下来。
慢慢走着,高大,她的罩衣系在腰间,
她的影子爬上野猪的影子。
于是她独自搏斗,同那凶残的野兽。

图 片

那本书翻开。一只飞蛾扑打着
掠过一辆驰过烟尘的战车。
撞上了,它金黄的粉末洒落在
横扫一座城市的希腊军队中。

飞驰的战车后面拖着那位英雄。



他的头撞击着石板路。
当飞蛾，被手掌的一击钉在了那一页，
在英雄的身体上扑动着死去。

这里，天空布满阴云，雷声回荡着，
舰船越过礁石驶向广阔的海。
岸上牛群垂下带轭的脖子
一个赤身的男人耕着田野。

爸爸在藏书室

高高的额头，和上面蓬乱的头发
一道阳光从窗子落在上面。
于是爸爸戴着明亮的绒毛王冠
摊开了面前的一本大书。

他的睡袍装扮成巫师的样子。
轻轻地，他咕哝着他的咒语。
只有被上帝传授魔法的他
才能理解藏在书中的奥妙。

爸爸的咒语

哦，可爱的大师，以怎样的宁静
你明澈的智慧充溢着内心！
我爱你，我在你的威力中
即使我永远看不到你的脸。

你的骨灰渴望着被播撒，
你的罪行和疯狂没有人记得。
你会长时间地保持完美
像你的由思想从虚无中获取的书。

你知道辛酸，你知道疑惑
但你的错误记忆已经消失。
我知道为什么我今天怀念你：
人类渺小但他们的工作伟大。

从窗子

田野那边，一片树林和另一片田野，
开阔的水面，一面白色的镜子，闪亮。



地球的金黄色的低地
沐浴在海中，一枝半垂的郁金香。

爸爸告诉我们这是欧罗巴。
晴朗的日子你能完全清楚地看到它。
现在它在多次水灾后浓烟滚滚，
一个人、狗、猫和马的家。

明亮的城市塔楼闪现在那里，
溪流缠绕着它们的银线，
山间的月亮可以在不同地点看到，
有点像散落在地面的鹅毛。

爸爸在解说

“在光线触摸到平原的地方
影子逃逸着仿佛它们真的在奔跑，
华沙屹立着，从所有方向开放，
一座城市，并不古老却相当有名。

“更近些，雨丝从一朵小云悬下，
山下有着一片洋槐小树林的地方

是布拉格。上面，一座非凡的城堡
靠着一个山坡，依照着古老的规则。

“用白色泡沫划分这片土地的
是阿尔卑斯山。黑色表示枞树林。
再过去，沐浴着黄色太阳的
是意大利，像深蓝色的盘子。

“在众多美丽的城市之间，
你会认出罗马，基督教的首都，
由那些教堂上的圆顶
叫出圣彼得大教堂。

“从那里向北，越过海湾，
水平的淡蓝色的雾移近波浪，
巴黎设法和它的塔并驾齐驱
并统治着它的一群桥梁。

“还有别的城市陪伴着巴黎，
它们用玻璃装饰，由钢铁排列，
可对于今天那未免太多，
其余的我会在下回讲解。”



罌粟的比喻

一颗罌粟种子上面是一所小屋，
狗冲着罌粟种子的月亮吠叫，
而那些罌粟种子的狗从没，从没这样做
想像着某处有一个非常大的世界。

地球是一颗种子——真的再没别的，
当别的种子被种下并成为星星，
即使有一百万颗，
每一颗都会有一个小屋和花园。

一切都在罌粟花冠中。罌粟长高，
孩子们跑过，罌粟摇摆着。
在傍晚，在升起的月亮下面，
狗在什么地方叫着，时而高，时而低。

在牡丹花旁

牡丹在开花，白色和粉红色。
每一朵里面，像在芬芳的碗中，

一群小小的甲虫在交谈，
对于它们，花朵就像是家。

妈妈站在牡丹花坛旁，
拉过一朵花，展开它的花瓣，
对牡丹的国土看了很久，
那里短短的一瞬相当于整整一年。

然后放开它。她所想到的
大声对着孩子和她自己复述。
风温柔地摇动着绿色的叶子
在他们脸上投下了光的斑点。

信 念

信念会在心中出现，无论何时你
看见一滴露珠和一片漂浮的叶子
知道它们存在因为它们必须存在。
即使你闭上眼睛幻想
世界仍将保留原来的模样，
那片叶子也将被河水带走。



你也会产生信念,当你的脚
被一块尖利的石头碰伤,你知道
石头就在那里,碰伤我们的脚。
看到了那棵树投下的长长的影子?
我们和花朵在大地上投下影子。
没有影子,就没有活下去的力量。

希 望

希望伴随你,当你相信了
大地不是梦,而是活着的肌体,
视觉、触觉和听觉都不说谎,
你在这里见到的一切事物
就像从一扇门中看到的花园。

你不能进去。但确信它就在那里。
而要是我们看得更清楚更精明
我们就会在花园的某个地方发现
一朵新的奇花或没有命名的星星。

有人说不该相信我们的眼睛,
它看不到什么,只是表象,

他们只是没有希望的人。
他们认为,当我们转过身去,
世界就会在我们背后中止存在。
就像被小偷的手窃去。

爱

爱意味着学会注视你自己
一个人注视远处事物的方式
因为你只是许多事物中的一个。
无论谁看到治愈心灵的方式,
并不知道,从不同的疾病中——
一只鸟和一棵树对他说:朋友。

然后他要使用自己的事物
于是它们位于充足的光辉中。
他是否知道经历什么并不要紧:
他经历着常常不被理解的最好的事情。

去森林的远足

树木那么巨大,你看不见树梢。



落下的太阳收拢玫瑰色的光芒
在每棵树上,就像在烛台上面,
小小的人儿走在下面的路上。

让我们扬起头,拉着手
这样就不会在纠结的草丛迷路。
夜晚开始在花朵上加上封条,
色彩连着色彩飘下天空。

那里,上面,一次盛宴。金罐,
倒进了阿斯彭铜器的红酒。
一辆空中的车带来礼物
为看不见的王者也为那些熊。

鸟的王国

沉重的松鸡高高飞起
用它的翅膀挥击着森林的天空
一只鸽子回到它空中的旷野
一只乌鸦像飞机的钢板闪亮。

对于它们大地是什么? 一个黑暗的湖。

它被夜晚永远地吞噬着。
它们，在黑暗之上就像在黑色波浪之上，
有着家园和岛屿，被光所保存。

如果它们用嘴梳理着长长的羽毛
其中的一根落下，它长时间地
漂浮着，在沉到湖底之前
刷着什么人的脸，从明亮、美丽
温暖和自由的世界带来讯息。

恐 惧

“爸爸，你在哪？树林里荒凉，
有着生命，灌木在摇动。
兰花爆发出有毒的火焰，
危险的深坑在我们的脚下。

“你在哪，爸爸？夜晚没有尽头。
从现在起黑暗将永远延续。
旅行者无家可归，将死于饥饿，
我们的面包是苦的，石头般坚硬。



“可怕野兽的灼热呼吸
越来越近了，喷发出恶臭。
你去了哪儿，爸爸？为什么你不怜悯
你迷失在这阴暗森林的孩子？”

复 原

“我在这——为什么无谓地害怕？
夜晚过去，白昼很快就会升起。
你听。牧羊人的号角已吹响，
微红的星星变得苍白。

“路是直的。我们正在边上。
下面村庄里的小钟正在报时。
公鸡在篱笆上迎着阳光
大地在冒汽，肥沃而幸福。

“这里仍然黑暗。雾像一条河流
围裹着一丛丛黑色的越桔。
但黎明踩着明亮的高跷涉过河岸
太阳的火球，隆隆滚动着。”

太 阳

所有的色彩都来自太阳。它没有
任何特别的色彩,因为它包含着一切。
而整个地球就像一首诗
虽然太阳不屑于成为艺术家。

无论谁想去描画斑驳的世界
让他决不要直接望着太阳
否则他会忘掉见过的事物。
只有燃烧的泪水留在眼中。

让他跪下,把脸俯向草地,
看着从地面反射出的光线。
那里他将找到我们失去的一切:
星星和玫瑰,黄昏和黎明。

华沙,1943



不幸人的歌

一首关于世界末日的歌

在世界结束的那天
一只蜜蜂绕着三叶草，
一个渔夫补着发亮的网。
快乐的海豚在海里跳跃，
排水管旁幼小的麻雀在嬉戏
而那蛇是金皮的，像它应有的样子。

在世界结束的那天
女人们打伞走过田野，
一个酒鬼在草地边上打盹，
蔬菜贩子们在大街上叫卖
一只黄帆的船驶近了小岛，

小提琴的声音持续在空气中
进入一个缀满星光的夜晚。

那些期望闪电和雷声的人
失望了。
那些期望征兆和大天使喇叭的人
也不再相信它会发生。
只要太阳和月亮在上面，
只要黄蜂访问一朵玫瑰，
只要蔷薇色的婴儿出生
就没有人相信它会发生。

只有一位白发老人，会成为先知
但还不是先知，因为他实在太忙，
一边架着西红柿一边重复着：
这世界不会有另一个末日，
这世界不会有另一个末日。

华沙，1944

一个市民的歌

一块来自深海的石头证明了海的干涸



上百万条鱼在垂死跳动着，
我，不幸的人，看见一大批白肚皮的种族
失去了自由。我看见螃蟹在吃它们的肉。

我见过国家的瓦解和部族的毁灭，
国王和皇帝的逃亡，和暴君的权力。
我现在可以说了，在这一刻，
我——活着，而一切消亡，
做条活狗好过一头死去的狮子，
按经文上的说法。

一个不幸的人，坐在冷椅子上，揉着眼皮，
我叹口气，想着满是星辰的天空，
想着非欧几里德空间，阿米巴和它们的伪足，
想着白蚁高高的土堆。

走路时，我睡着，当睡觉时，我梦见现实，
被追赶，浑身是汗，我跑着。
在被耀眼的黎明举起的城市广场，
在被炸掉了门的大理石的残迹下，
我经营着伏特加和黄金。

但我那么经常接近，
我到达金属的心脏，大地的灵魂，火的和水的。
而未知揭开它的脸
像一个显现自身的夜晚，平静，被潮汐映射着。
发亮的铜叶子的花园邀请了我
你一碰，它们就即刻消失。

那么近，就在窗子外面——世界的花房
那儿一个小甲虫和一只蜘蛛等同于一颗行星，
那儿一个漫游的原子像土星一样燃烧，
附近，收割者喝着冷壶里的水
在烤焦了的夏天。

这是我想要的，别无所求。在我以后的岁月
像年老的歌德一样站在大地的面前，
承认并且调解它
用我的堆积的著作，和一座森林城堡
在变化着的光线和短暂阴影的河上。

这是我要的，别无所求。那么谁
是罪人？谁剥夺了
青年和成年的我，谁在我



最好的岁月加进了恐怖？谁，
谁该受到责备，是谁，上帝？

而我只能想着满是星辰的天空，
想着白蚁高高的土堆。

华沙，1943

不幸的诗人

最初的动作是歌唱，
一个自由的声音，溢满群山和峡谷。
最初的动作是欢乐，
但是它被夺走。

而现在岁月改变了我的血液
上千个星系在我肉体中诞生和死去，
我坐着，一个狡猾而愤怒的诗人
有着恶毒斜视的眼睛，
而且，手里掂量着一支笔，
我谋划着复仇。

我擎着这支笔,它长出了嫩枝和叶子,它覆盖
着花朵

那棵树的气味放肆,因为那儿,真实的大地,
不能生长这样的树,喜爱对受难人类的
凌辱,是那棵树的气味。

有人在绝望中得到了庇护,那很可爱
像浓烈的烟草,像在临死时喝下的一瓶伏特加。
一些人得到了愚蠢的希望,美妙得像性爱的梦。

另一些人仍在国家崇拜中寻找着安宁,
它能够延续很长时间,
虽然只比十九世纪延续得稍长。
但给了我一个愤世嫉俗的希望,
因为既然我睁开了眼睛,我只是看到了大屠杀
的火光,
只是看到了不公、耻辱,以及可笑吹嘘的羞愧。
给了我依靠别人和自己的复仇的希望,
因为我是一个懂得
却不为自己从中获益的人。

华沙,1944



咖 啡 馆

在窗玻璃在冬日正午庭院闪着霜的
咖啡馆桌子前面的那些人中，
只有我一个人幸存。
要是我愿意，我可以走进那里，
在寒冷的虚空中敲击我的手指
召集着幽灵。

带着疑虑我触摸着冰冷的大理石，
带着疑虑我触摸着自己的手。
它——在，然后是我——在新奇的变化中，
他们却永远被锁住，永远
在他们最后的话语里，在他们最后的眼光中，
遥远得像瓦伦提尼安^①皇帝
或马萨盖特^②的酋长们，我对他们一无所知，
虽然刚刚过去一年，或两至三年。

我仍可以在遥远北方的林子砍树，
我可以在讲台上说话，或拍一部电影
使用他们从没听到过的手法。

我可以品尝海岛水果的味道
穿着世纪下半叶的盛装被拍照。
但他们永远像一些大百科全书里的
半身像，穿着长礼服和花边饰带。

有时当晚霞在贫穷的街道中涂着屋顶
我注视着天空，在白云中我看到
一张桌子在摇晃。侍者随着碟子转动，
而他们看着我，伴着一阵笑声
因为我仍不清楚死在人的手里是怎么回事，
他们清楚——他们非常清楚。

华沙，1944

一个不幸的基督徒察看着犹太区

蜜蜂绕着红色的肝筑巢，
蚂蚁绕着黑色的骨头筑巢。
它开始：撕开、踩烂绸衣，
它开始：打碎玻璃、树木、铜板、镍币、银器、泡沫
打碎石膏、铁板、琴弦、小号、叶子、球、水晶。
噗！磷火从黄墙上升起



吞没动物和人类的毛发。

蜜蜂绕着肺的窝房筑巢，
蚂蚁绕着白色的骨头筑巢。
扯破的是纸、橡皮、餐巾、皮革、麻布，
纤维、织物、纤维质、蛇皮、铁丝。
屋顶和墙壁在火焰中倒塌，热气侵袭着地基。
现在只有满是沙土的大地，被蹂躏，
和一棵没有叶子的树。

慢慢地钻着地道，一只鼯鼠卫士在动身，
一只小红灯系在他的前额。
他碰到了被埋的尸体，数着它们，向前推进，
他由发光的水汽区别人类的骨灰，
由不同的光谱区别每个人的骨灰。
蜜蜂绕着红色的痕迹筑巢。
蚂蚁绕着留下我尸体的地方筑巢。
我害怕，那么害怕鼯鼠卫士。
他的眼皮肿胀，像一位主教
大部分时间坐在烛光里
读着那本关于物种的伟大的书。

我将对他讲些什么？我，一个《新约》的犹太人，
为耶稣的再次降临等了两千年。
我破碎的身体将出现在他的眼前
他将我算进死神的助手之中：
未受割礼的人。

华沙，1943

郊 外

一只拿纸牌的手落下
在热沙上面。
变白的太阳落下
在热沙上面。
泰德在做庄。现在泰德发牌。
强光刺穿了粘乎乎的纸牌
进入热沙中。

一个烟囱破碎的影子。细草。
再往前，城市露出了红砖。
褐色的旧汽车，刺铁丝缠结着车站。
生锈汽车的干燥的肋骨。



一块粘土矿石闪闪发光。

一只空瓶子埋在
热沙中。

一滴雨点溅起灰尘
在热沙上。

弗兰克在做庄。现在弗兰克发牌。
我们赌着，七月和五月再次经过。
我们赌了一年，我们赌到第四年。
强光泄过我们发黑的纸牌
进入热沙。

再往前，城市露出了红砖。
一棵孤独的松树在犹太人的房后。
模糊的脚印和平原直至地平线。
石灰扬尘，四轮马车转动，
马车里面一阵哀恸的哭声。

拿起一只曼陀铃，在上面
你们弹出一切。
嗨一呼。手指，琴弦。
多美的一支歌。

一片荒野。
玻璃杯丢掉。
不再需要。

看,她走来,漂亮女孩。
软木底拖鞋和卷发。
嗨甜心,让我们好好乐乐。
一片荒野。
太阳落下。

华沙,1944

① 瓦伦提尼安,罗马皇帝,共有三位,分别生活在公元四至五世纪。

② 马萨盖特,古代印欧民族。



艾德里安·齐林斯基之歌

1

战争的第五个春天开始了。
一个年轻的女孩在为情人哭泣。
雪融化在华沙的街道上。

我曾以为我的青春会永远持续，
那我就会总是同一副样子。
剩下了什么？最初时间里的恐惧，
我凝视着自己，像凝视空白的瓷砖，灰色的石头，
寻找着我熟悉的一切。

旋转木马在小广场上嗡嗡响着。
远处一些人枪击着另一些人。

一阵轻风从迟缓的河上吹来。

可对于我一切是什么？
我像一个不能区分黄色蒲公英
和一颗星的孩子。这可不是我指望的
智慧。那些世纪是什么，
历史是什么？我度过的每一天
对于我这就是一个世纪。

主呵，抛给我一根你怜悯的小羽毛。

2

当我去田野，去矮小的树林，
去任何一片荒原
观察着最初的春天花朵
如何被一只地下的手推出，
我想钻进一个去地球中心的隧道
那样我就能看见地狱。
我想刺穿——因为这值得——
阳光的蓝色的湖
去看一下天堂。



而地球的心脏,有着沉重液态的黄金,
旋转球体的寒冷空间
将是我的全部发现。那里没有深渊。
没有结束或开始,自然并不繁衍
什么,除了这:生命、死亡,
它完成了。那里没有深渊。

真希望最可怜的恶魔,地狱的侍者,
从报春花的叶子下面露出他的角,
真希望伐木的天堂的使者
拍打着小小翅膀从云上飘落。

请理解,当人类必须独自在地球上
去发明新的天堂和地狱,是多么艰难。

3

最初,人和树木:非常巨大。
然后,人和树木:不那么大。
直到整个地球、田野和房屋
人、植物、动物、鸟类,

缩到了一片五月叶子的尺寸，
像攥在手里的湿粘土。

你甚至看不到自己
或通向世界的弯曲小路。
甚至死者也无法找到。
他们像微小的黑蚂蚁
躺在琥珀色的沙土地上，
没有眼睛能辨认出他们。

所有东西都那么小，一条真的狗
或一丛真的野玫瑰
会像一座金字塔那么巨大，
城市的大门刚好通过一个
来自偏远村庄的小伙子。

我将找不到一朵真的玫瑰，
真的飞蛾，真的石头，浑圆而闪亮。
对于我，总会是这个地球，小的。



4

有些地方有着快乐的城市。
有些地方有,但不能确定。
在市场和海之间的地方,
在大海的薄雾中,
六月从筐里倒出湿淋淋的蔬菜
冰被送到咖啡馆洒满阳光的
露台上,而花瓣
落上了女人的头发。

报纸的油墨每个小时在更新,
争论着什么对共和国有利。
拥挤的电影院里散着剥桔子的气息
一把曼陀铃久久哼着进入夜晚。
一只鸟日出前轻弹着露珠的歌曲。

有些地方有快乐的城市,
但它们对我没有用处。
我观察着生命和死亡就像观察一只空杯。
闪光的建筑和废弃的航线。

让我们平静地离开。
这里有我吸入的夜晚的一阵低语。

他们拖着一个家伙失去知觉的双腿，
小腿上穿着丝袜，
头拖在后面。
沙滩上的污迹一个雨季也冲不掉。
孩子们拿着玩具自动手枪
注视着，又继续着他们的游戏。

看着这个或进入一个杏树园
或拿着吉他站在一个雕花的门前。
让我平静地离开。
这不一样；也可能一样。

5

一个走过姑娘滚圆的臀部的
是一颗被阳光的手雕刻的行星
为了那些观测天空的可怜的天文学家
他们正带着瓶子坐在沙滩上。



当他们瞧着深蓝色怎样
在天空延展，他们受了惊吓。
在浩瀚下面，他们垂下了头。
对于他们，整个事物的感觉过于广阔。

他们看着那摇摆的臀部：
维纳斯在望远镜里，血液般热烈。
而春天绿色的闪光像波浪，
涨潮之后在明亮金星下面嬉戏着。

6

这里有我吸入的夜晚的一阵低语，
微弱的声音像小猫舐着我的日子，
而我深深压抑着的暴风雨
喷发在一首感激和赞美的歌中。

你是一个那么聪明的人，艾德里安。
你可能是一位中国诗人，
你不必在意生在什么世纪。
你看着一朵花
并对你看到的微笑。

你那么聪明,那么不被
历史的傻话和种族的激情迷惑。
你安详地走着,禁锢着的,
永恒的光,使你的脸变得温柔。

愿宁静降临在智者的房子。
愿宁静降临在他智慧的奇迹。

.....

呵黑色的叛逆,黑色的叛逆——
雷声。

华沙,1943—1944



告 别

我对你说话，我的儿子，
在多年沉默后。维罗纳^①已不复存在。
我用手指捏着它的砖屑。这是
故乡城市伟大爱的残余。

我听到花园中你的笑声。疯狂春天的
气味越过湿润的叶子扑向我。
扑向我，不相信任何拯救力量，
却比别人和自己活的长久的我。

你知道一个人在夜里突然
醒来发问是怎么一回事，
听着咚咚的心跳：你还要些什么，
贪得无厌的春天，一只夜莺在唱。

花园中孩子们的笑声。最先闪烁的星
在山上蓓蕾的泡沫之上
一只轻歌回到了我的唇边
我又一次年轻，像从前，在维罗纳。

拒绝，拒绝所有事情。不是这回事。
我不会让过去复活，也不再返回。
睡吧，罗密欧，朱丽叶，在你石头羽毛的头靠上。
我不会从灰烬中抬起你捆着的手。
让猫去拜访荒废的教堂吧，
它的瞳孔在祭坛上闪亮。让一只猫头鹰
在死去的拱顶上筑巢。

在碎石间白色的中午，让蛇
在款冬的叶子上温暖自己，在寂静中
让他围着无用的金子绕成发亮的圆圈。
我不再回来。我想知道还会剩下些什么
在拒绝了青春和春天后，
在拒绝了撩人的夜晚
似乎从中流淌出情欲的
鲜红的嘴唇后。



在歌声和葡萄酒的香气，
誓言和悲悼，钻石般的夜晚，
和黑色的太阳在背后闪现的
海鸥啼声之后。

从生命，从被燃烧的刀子切开的苹果，
还能保全一点什么？

我的儿子，相信我，无所剩余。
只有成年人的辛劳，
手掌中命运的犁沟。
只有辛劳，
再没有别的。

克拉科夫，1945

① 维罗纳，意大利城市。

逃 离

当我们逃离了燃烧的城市
从最初的田间小路回头望去，
我说：“让草掩盖住我们的脚印，
让刺耳的先知们在火中沉默，
让死者向死者解释发生了什么。
我们注定产生新的激烈的部族
没有邪恶和浑浑噩噩的快乐。
我们走吧”——火焰的剑为我们劈开大地。

戈斯泽，1944



在 华 沙

你在这里做些什么，诗人，在这
明朗的春日，在圣约翰大教堂的
废墟上？

你在这里想些什么，在维斯图拉河^①
吹来的风播散着
瓦砾的红色灰尘的地方？

你曾经发誓决不成为
一个仪式的哀悼者。
你曾经发誓决不触摸
你的国家深深的伤口，
同样你不愿使它们变得神圣
和纠缠了后代很多世纪的
被诅咒的神圣事物一道。

然而搜索着兄弟的
安提戈涅的悲伤
的确超出了忍耐的
力量。而这颗心
是一块石头,里面封闭着
类似一只昆虫,是最不幸土地的
隐秘的爱。

我不想这样去爱。
那不是我的意愿。
我不想这样怜悯。
那不是我的意愿。
我的笔比一只
蜂鸟的羽毛更轻。这重负
超出了它的承受。
我怎能生活在这个国家
在那里脚会踢到
亲人未曾掩埋的尸骨?
我听到声音,看到微笑。我什么
也不能写;五根手指
抓住我的笔,命令我去写



他们活着或死去的故事。
使我生来就成了
一个例行的哀悼者？
我要去歌唱节日，
在绿色树林中莎士比亚
常常抓住我。留给
诗人们一个幸福的瞬间，
不然你的世界就会毁灭。

这很疯狂：没有欢乐地活着
并重复着那些死者
他们的角色就是成为
思想和肉体行为的欢乐，歌唱和欢宴，
只有两个救助的词：
真理和正义。

华沙，1945

① 维斯图拉，波兰的一条河，发源于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向北注入格
旦斯克湾。

献 辞

我没有能够拯救的你

听我说吧。

设法理解这简单的话，因为我羞于再说别的。

我发誓，我身上没有词语的巫术。

我以沉默对你说话，像一朵云或一棵树。

使我坚强的，却对你致命。

你混淆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的开始，

混淆了憎恨的灵感和抒情的美丽，

以及盲目的力量和完美的形式。

这里是波兰浅河的流域。一架大桥

伸进白茫茫的雾里。这里是一座毁坏的城市，

在我和你说话时，

风把海鸥的尖叫抛在了你的坟上。



不能拯救国家和人民的
诗歌是什么？
一种对官方谎言的默许，
一支醉汉的歌，他的喉咙将在瞬间被割断，
二年级女生的读物。
我需要好诗却不了解它，
我最近发现了它有益的目的，
在这里，只是在这里，我找到了拯救。

人们常在坟上撒下小米和罂粟的种子
喂着伪装成鸟儿到来的死者。
我把这本书放在这里，为曾经活着的你，
这样你就再不会拜访我们。

华沙，1945

瓷器之歌

玫瑰红的茶杯和茶盘，
华丽的咖啡杯：
你们躺在这河边
装甲车队经过的地方。
风从对面的草地吹来
在河岸上撒着绒毛；
一棵开裂的苹果树的影子
落在泥泞的小路上；
地面到处洒满了
一片片易碎的泡沫——
所有破碎和损坏的东西
瓷器最让我烦恼。

在最初的红色调
开始温暖天空之前
大地醒来，发出呻吟。



这是碎裂茶杯和茶盘的
细小悲哀的哭声，
主人的宝贵的梦
关于玫瑰，割草人的耙子，
和草地上的牧羊人的。
黑色的地下溪流
淹没了冻僵的天鹅。
这个早晨，当我走过，
瓷器最让我烦恼。

发暗的平原延展到
的地方，地平线在
一堆把手和喷嘴中模糊，
一堆新鲜的果肉搅动
并碾碎在我的脚下。
好看却没有用处的泡沫：
你染上的色彩是可爱的，
泼在肮脏的浪里
带有那些新坟土堆上的
新的黑色粘土的斑点。
在忧伤、痛苦和损失中，
先生，瓷器最让我烦恼。

华盛顿，D.C. 1947

出 生

第一次他看到光。
世界是耀眼的光。
他不知道这些是
耀眼鸟儿的尖叫。
它们心脏急速地跳着
在巨大的叶子下面。
他不知道鸟儿活在
不同于人的另外时间。
他不知道一棵树活在
不同于鸟的另外时间，
而且会慢慢生长
升成一根灰色的圆柱
用它的根思考着
地下王国的银。



部落的最后一人,他来了
在伟大的魔法舞蹈之后。
在羚羊的舞蹈之后,
在有翼的蛇的舞蹈之后
在一片永恒的蓝色天空下
在一座砖红色的山谷里。

他来了,在有着妖怪面孔的
盾牌的带斑点的皮带之后,
在靠他们涂过的睫毛送出
梦的众神之后,
在被风遗忘了的
雕船的铁锈之后。

他来了,在剑的击打声
和战斗的号角声之后,
在碎砖的灰尘中
离奇群众的尖叫之后
在结束温暖茶杯玩笑
扇子的摆动之后,
在天鹅湖的舞蹈之后,
在蒸汽机车之后。

无论他走向哪里,那里总是
忍受着在沙中的痕迹
一个巨大脚趾的脚印
它喧嚷着要用它
来自原始森林的
幼稚的脚来检验。

无论去哪里,他总是
会在人间的万物中发现
一种被一只人类的手
擦亮的温暖的光泽。
这从不会离开他,
将总是和他在一起,
一种接近呼吸的存在,
他的惟一的财富。

华盛顿,D. C. 1947



一个家庭

一个闷热的早晨，妈妈
只穿着淡褐色胸罩，
爸爸脸上涂满肥皂沫
在一道彩虹般的光线里。
这不奇怪吗，他们说，
我们身体的电流
一点也不能分给
我们看到的事物？
记忆只属于我们，
我们的梦有着它们的锚
在燃烧的灰烬中，深深的，
在大海的房间旁。
为了这孩子我们的故事是外国的
诸如约瑟夫·弗莱维厄斯^①写的，
或吉朋的《罗马帝国
衰亡史》。

但我们已经看见他走在
破损的圆柱和装饰的
建筑物石块之间
去他的一个房间的屋子。
葡萄园变得荒凉，
水鸡呼唤着，
有着镀金书脊的书
被当作了牛奶架。
噢，我们的心不得不
构想着一颗星星
安放在他的房子上，
那时他将坐在门口
而且，从牛蒡下面
它们高得仿佛是松树，
透过浓密的绿椽，
会瞥见那存在于
古代的天空。

华盛顿，D. C. 1947

① 约瑟夫·弗莱维厄斯，犹太将领、历史学家，曾参加犹太人反对罗马人的起义。他的《犹太战争史》是关于马萨达围困（72—73 年）的重要史料来源。



海 洋

一条温柔的舌头舔着
圆乎乎的小膝盖，
从上亿年的深渊
使者们带来了盐。
这里有紫色的蓟，
被告发的水母的恒星，
这里鲨鱼带着飞机般的
鳍，和锉刀般的皮肤，
访问着水晶般的水塔下面的
死亡博物馆。
一只海豚从波浪中露出
一张黑人男孩的脸，
在沙漠的液体城市里
海中怪兽吃着青草。

华盛顿，D.C. 1947

旅 程

在木兰粉红的手指中，
在五月山丘的温柔中，
在鸟儿从枝头到枝头的跳跃中——
它是单色的，一种深红色——
在两条平静河流的胸膛间
是这座我骑马进入的
城市，一束坚挺的玫瑰
在我的膝上，像红桃杰克，
为春天的欢愉和生命的
短暂而喊叫。

香气飘拂着，一支歌，
一抱抱潮湿的紫花
被一只黑手摇落，
绿色霓虹灯的



隧道,又一支歌,
桥梁跨过鸟类的王国,
街灯——泰迪熊的眼睛
用红宝石制成。

午后的触须,
黑人少女的多刺的发辫,
冷饮,模糊的玻璃杯
在画成心形的嘴唇上,
腿上穿丝袜的时装模特,
不断梳理的墓地
返回到夜晚,石头一样的,
返回到迸发的夜晚

特啦啦
特啦哩
返回到遗忘。

华盛顿,D.C. 1948

大 地

我可爱的欧罗巴家乡，

一只翅膀带血的蝴蝶落在你花朵的斑点上，
血聚集在郁金香的嘴里，
明亮，像星星，在晨光中
冲洗着麦粒。

你的人民在樱草花的
葬礼蜡烛上暖着他们的手
听在原野上的风
在准备点火的大炮中吼叫。

你是一片不会蒙受耻辱的土地——
因为有人在这里得到了一杯带渣滓的
苦酒，那些世纪的毒药。



在你潮湿叶子的破碎的夜晚，
在带来百夫长^①下沉铠甲的
铁锈的河水边，
在被诅咒的城堡脚下，
在它们像沟渠一样的桥孔的阴影中，
在猫头鹰翅膀安静的遮篷下，

红色的遮篷，被结冰的泪水触摸。

华盛顿，D. C. 1949

① 百夫长，军队小头目的名称。

密特伯格海姆

葡萄酒沉睡在莱茵河橡木的桶中。
我在密特伯格海姆葡萄园小礼拜堂的
钟声中醒来。我听到细细的泉水
滴落在院子的井中，和街上木屐的
叭嗒声。在屋檐下面变干的
烟叶、犁、木头车轮、
山坡、秋天，陪伴着我。

我闭着眼睛。不要催我，
你、火、权力、力量，因为天还太早。
我活过很多年，像在这做了一半的梦中，
我感到我正在到达变动着的边境
在它的上边色彩和声音变得真实
世上的万物融为了一体。
可别强迫我睁开眼帘。
让我确定和相信我会到达。



让我逗留在这儿，密特伯格海姆。

我知道我会。它们陪伴着我，
秋天，木头车轮，挂在屋檐下的
烟叶。这里，所有地方
都是我的家园，无论我转到哪里
在何种语言中，我都会听到
孩子的歌声，情人们的交谈。
比谁都快乐，我收到了
一个目光，一个微笑，一颗星，在膝盖
发皱的丝衣。恬静，观看，
我在白昼柔和的光线中上山
越过河流、城市、道路、人类的习俗。

火、权力、力量，把我抓在
手掌中的你，它的皱纹
就像南风梳理过的
巨大的峡谷。你给予肯定
在恐惧的时刻，怀疑的一周，
时间太早了，让葡萄酒酿熟，
让旅人们在密特伯格海姆沉醒。

阿尔萨斯，1951

前 言

最初,朴素的言辞在母语中。
听着它,你就会看到
苹果树,一条河,弯曲的路,
就像在夏日一闪的电光中。

它所包含的应多于想像。
它被节奏所引诱,
一个白日梦,美妙的曲调。无助地,
它被这急剧干燥的世界忽视。

你总是问自己为什么羞愧
只要你在翻阅一本诗集。
似乎作者在不明原因地向你
说出你的本性中最坏的一面,
避开思想,骗取思想。



用笑话调味,扮小丑,讽刺,
诗仍然懂得如何去取悦。
那么它的长处大受赞赏。
而在生命处于危险的地方,激战
用散文进行。并不总是这样。

我们的悔恨不被承认地保留。
小说和随笔适用但并不持久。
一个清晰的诗节承载的重量
胜过精致散文的整套马车。

鹊 性

相同又不尽相同,我穿过橡树林
惊异于我的缪斯,摩涅莫辛涅,
竟不肯减少我的惊异。
一只鹊在尖叫,我说:鹊性?
什么是鹊性?我从不会到达
一只鹊的心脏,嘴上的毛鼻孔,刚刚落下
又总是重新开始的飞行,
这样我将永远无法理解鹊性。
然而假如鹊性并不存在,
我的本性也不会有。
谁会想到,几个世纪以后,
我会发明出这个普遍的问题?

蒙日龙,1958



不 再

有时间我该讲讲我是怎样
改变了诗观。怎样使我
以为今天的我是古代日本
众多商人和工匠中的一员，
他排列着关于樱花
菊花和圆月的诗句。

要是我能描绘威尼斯的妓女——
在凉亭中用细枝逗弄着孔雀，
从绸缎，从珍珠的皮带上，
露出沉甸甸的乳房，和扣紧的衣服
在肚子上留下的微红印迹，
像大帆船船长见到的那样生动
他在早晨带着一船金子靠岸；
要是我能为她们悲惨的尸骨

——在门被油污的水舔着的墓地——
找到一个词，比她们临终时用的梳子
——在墓石下腐烂，孤独地等着光——更耐久，

那么我就不会怀疑。从勉强的素材中
能找到什么？一无所有，最多是美。
那么，樱花对我们应该足够了
还有菊花和圆月。

蒙日龙，1957



幸 福

多温暖的光！明亮的海湾
桅杆像云杉，绳索静卧
在晨雾中。一道溪流注入
大海，在一架小桥旁——一只长笛。
远处，在古代遗址的圆拱下
你看见几个小小走着的人影。
有人披着红头巾。有树，
城墙，和清早的群山。

华盛顿，D.C. 1948

曾经伟大的

给 A 和 O. 沃特

曾经伟大的,现在显得渺小。
王国萎缩着像覆盖着雪的铜像。

曾能破坏的,现在不再破坏。
神圣的地球转动,并且发光。

伸展在河岸的一片草地上,
像很久很久以前,我把树皮船放入水中。

蒙日龙,1959



该,不该

一个男人不该喜爱月亮。
一把斧子不该在他手中失去重量。
他的花园应该发出烂苹果的气味
还要长满金黄的荨麻。
一个男人不该用亲切的词说话，
或劈开种子看里面有些什么。
他不该掉下面包屑，或向火中吐痰
(至少我在立陶宛被这样教过)。
当他踏上大理石台阶，
乡巴佬，他可以用靴子碾碎它们
好像提醒着台阶不会永远存在。

伯克利,1961

这意味着什么

它不知道它在闪光
它不知道它在飞翔
它不知道它是这样不是那样。

越来越经常地，目瞪口呆，
由于我的格罗伊斯死去，
我对着一杯红葡萄酒，
默想着这样而不是那样存在的意义。

就像很久以前，我二十岁的时候，
可那时我有希望成为一切，
甚至可能是一只蝴蝶或画眉，靠魔术。
现在我看见满是尘土的教区的路
和一个城镇，那儿的邮政局长每天在喝醉，
只剩下和他自己一样的忧郁。



只要是星星控制着我。
只要每件事情以这种方式不断发生
即所谓的世界对抗所谓的肉体。
那么我就至少不矛盾。唉。

蒙日龙,1960

赫拉克利特

他怜悯他们，自身也值得怜悯。
因为这超越了任何语言的意义。
甚至他的句法，晦涩——像受到的指责——
这样连结的辞句有着三层意思
什么也不包括。在一只凉鞋里的那些脚趾，
阿耳特弥斯手下少女柔弱的胸膛，
从船队来的男人的脸上的油汗
参与着共相，个别存在。
睡着时，我们自身的只是沉溺于我们自身，
爱恋着易腐肉体的气味，
爱恋着阴毛下面中心的热情，
膝盖在我们下巴底下，我们知道有万物
而徒然渴望。一只动物的：那是我们自己。
个别的存在使我们避开光
(那个句子也可以反过来念)。



“没有人像他那样傲慢和轻蔑。”

因为他折磨着自己,无法原谅

瞬间的意识总是不能改变我们。

怜悯变成愤怒。于是他从以弗所逃走。

不想见到一张人类的脸。住在山里。

吃草和树叶,像拉尔修^①记下的。

大海在亚细亚陡峭的崖岸下不再兴波

(在远处看不见波浪,你只能见到海)。

那儿,它是在圣体匣中丁当响着的铃的回声?

或疯狂奥兰朵漂浮的金色衣服?

或是从淹死在潜艇中的无线电小姐唇上

一口口咬着唇膏的一条鱼的嘴?

蒙日龙,1960

① 第欧根尼·拉尔修,公元三世纪希腊作家,因希腊哲学史而闻名。

希腊画像

我的胡须浓密，眼皮半遮着
眼睛，就像那些了解可见事物
价值的人们。我保持安静，以适于
一个熟知人的心灵比语言
容纳得更多的人。我抛下了
故土、家和公职。
我不是在追求利润和冒险，
我不是上了轮船的异乡人。
我平凡的脸，那张征税人
商人和士兵的脸，使我成了人群中的一员。
也不是我拒绝对当地的神表示
应有的敬意。我吃着别人吃的。
对于我本人，这就足够了。

华盛顿，D. C. 1948



大 师

他们说我的乐曲天使般美妙。
当那位王子听着它时
他藏在视线后面的脸，变得柔和。
他愿意同乞丐分享权力。
一把宫廷侍女的折扇停下了，
触到的丝绸不会引起欢悦的非分之想，
裙褶下她分开的双膝，变得麻木。

每个人都在大教堂听到我庄严的弥撒。
我把圣塞西莉娅^①唱诗班女孩的声音
变成了一件乐器，它把我们提升到
我们之上。我清楚怎样把男女们
从他们漫长一生的记忆中解放，
于是他们站在主殿的烟气中

重新回到童年的早晨
那时候一滴露珠和山上的一声呼喊
曾经是这个世界的真理。

日落时分倚着一根拐杖
我好比一个花匠
种植和栽培着一根高大的树。

我没有浪费虚弱的青春希望的岁月。
我估量着完成的一切。那边一只燕子
飞过又回来,变化着它的斜飞。
脚步声在井边被听到,但是别人的。
犁将抹去一片森林。长笛和小提琴
将经常演奏着,按我的指挥。

没有人知道我付出了什么。他们可笑地以为
这会免费得到。我们被一道光线刺穿。
他们想要一道光线,因为有助于他们的欣赏。
一个魔鬼向我们现身,黑得像沼泽,
他用蚊子的一叮挤出两滴血



又把紫晶指环印在蜡上。

那些天体无穷尽地回响。

但记忆中的瞬间不可战胜。

它在午夜时返回。那些拿着火把的人是谁，
是早已消逝的全都出现在光中？

悔恨，没有尽头，在漫长生命中的
每一刻。怎样美丽的工作
会挽回一个活着生命的心跳，
对永远延续的行为忏悔又有什么用？

当老了，白发在有花边的披巾底下
他们把手指浸在入口的一个盆里
对我说来她会成为他们中的一个。相同的冷杉
沙沙响着，伴着湖边闪动的浅浪。

可我爱我的命运。

要是我能挽回时间，我无法猜测
我是否会选择美德。我的命运线没有说明。

上帝真的要我们失去灵魂
因为只有那样他才能得到完美的礼物？
天使的语言！在你提到天恩前
留意你不要欺骗自己或他人。
来自我邪恶的一切——才算真实。

蒙日龙,1959

① 圣塞西莉娅，公元二世纪或三世纪的罗马殉教者，成为音乐守护信徒。



琐碎的谈话

——我的过去是一只愚蠢蝴蝶的跨海航行。
我的未来是一座花园，厨子在里面割开公鸡的
喉咙。
我得到了什么，以我全部的痛苦和反抗？

——抓住瞬间，只是一瞬，当它优美的外壳，
两只交叠的手掌，缓缓张开
你看到了什么？
一颗珍珠，一秒钟。

——在一瞬间，一颗珍珠里面，在那颗从时间中
救出的星中，
你看到了什么，当变幻不定的风停歇？

——地球，天空和海洋，满载货物的船只，

洒满露珠的春天黎明和遥远的公园。
当奇迹展示在宁静的光线中
我看着,却并不渴望得到满足。

戈斯泽,1944



在 米 兰

那些年代很久远了，我的和不属于我的，
当有人在意大利写了首诗，
讲着锡耶纳田野的夜晚
或在西西里岛废墟上的蝉。

夜里我们久久漫步在教堂广场。
他：我过于政治化了。
而我多少做出了下面的回答：

要是有一根钉子在你鞋里，会是怎样？
你喜欢那根钉子吗？和我一样。
我喜欢葡萄园里的月亮，
当时你看着阿尔卑斯山高处的雪。
我喜欢黎明的柏树
和山谷里淡蓝色的空气。

我会当即写一首歌
有关桃子的味道，在欧洲的九月。
没有人指责我的生存没有欢乐
或不留意身边经过的女孩。
我不否认我吞下了
所有现有的花，吃掉所有的颜色。
我徒劳地毁坏着这个世界
四十年了，一千年也不够。
是啊，我愿做一个五种感官的诗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想自己适合于一种。
是啊，思想比柠檬这个词分量要轻
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的词语中我不碰水果。

布里—康特—罗贝尔，1955



摘自波尔尼克城的编年史

蓝胡子城堡

矗立在带着浪涛咸味岩石上的城堡
建于 10 世纪。一张弩上的箭
可以射到涨潮时驶入港口船只的桅杆。
退潮时露出一线细细的礁石。
至于雷茨男爵吉尔斯·德拉瓦尔，
我以为，是一个流氓，一个不良少年或无赖。
他父亲在 1415 年狩猎时死去
由于猎刀没有刺中野猪坚韧的心脏。
或许吉尔斯得到了太多的纵容
尽管他们教他用拉丁文阅读和写作
也教他如何欣赏艺术。
在他殷勤的福斯塔夫同伙中

这个傲慢的小伙子是当地的恐怖。
娶凯瑟琳·德·沃丝那年他十六岁。
他是最早援助杰妮·德阿兹的人。
无所畏惧,杰妮的右手,
是他救了她,当她在托纳利战役中受伤。
他渐渐厌倦了,于是养起了诗人和演员们
并“亵渎所有神的和人类的正义”,据那部编年
史说。
引导着一种放荡的风气,在这,波尔尼克城堡。
在南特他被世俗和教会的法庭判罪。
刽子手绞死了他可尸体没被扔进火里
因为六个女人收起它,把它埋在了神圣的土地。
她们说,他的家庭、大主教和亲王
处死他是出于贪图他的土地。

主 人

拉·马奎兹·布莱—萨兰特和她的女儿安妮
因窝藏了牧师盖利帕德被捕。
被带上马车时她们并不垂下眼睛
因为她们尽到了义务。
在去南特的路上,确切说,在穆捷,



喝醉的人们因她们骄傲而惩罚她们。
一个革命法庭宣布了判决
而在死牢里她们没有哭泣。
她们被带到绞死的地方
大胡子壮汉打翻了那些哨兵。
他们是从停泊在卢瓦尔湾
奥西恩号舰上来的水手。
安妮，沉思着这世界的凶残
它夺去我们的记忆和肉体的童贞，
在母亲死后进了一所修道院。
李·马奎斯为了一次密谋在巴黎被砍头。
他策划从断头台上救走国王。
城堡空荡荡地矗立。直到最穷的市民，
一个名叫米赛利的铁匠，住进里面。
蒙塞尔·莱布尔顿，一位零售商，给了他二百法郎
赶走了他，又用另外的一千二百
偿还了原来主人留下的五万元债务。
这座城堡后来被杰伯特，一个丝厂主继承。

万迪恩斯

哦，粗心的万迪恩斯！你，被看作一个强盗，

占领波尔尼克后想去雪耻，可以理解。
于是你枪杀了裁缝维阿、公证人鲍内米、铁匠利伯
批发商马丁和塔迪弗、护林人波森、两个修船工
甚至八十岁的老人纳乌德。
但在用酒庆贺凯旋的夜晚
像乡下人一样喝得烂醉
竟不能布置几个哨兵？
由一名祭司爱国者率领的部队已经在黑暗中上路
而你将被杀死或关进监狱。
黎明时分海滩上掘出了一些坑
(这表明是发生在低潮时)。
你的二百一十五人被带到绞架前时
二百五十人正站在那里，摇晃着，
嘴里滴着恐怖的唾液。
直到最近，一位很老的女人的证词
在这里被重复着：那时，一个四岁的孩子，
她挎着篮子，跑着，沿着靠近城堡的一条小路，
军人们命令她离开
因为犯人们被枪杀时，证人不受欢迎。



我们的里卡弗里的女士

曾经有过严酷的冬天，寒霜毁坏了葡萄园。
狼群在黑暗的道路游窜。
黄昏时分女人们穿着漂亮的衣服
徒劳地聚在悬崖边对鸟儿施着符咒。
鸟儿向下看到的是幽暗，幽暗的海。
一只红褐色的帆在波浪的田垌中缓缓行进
看上去像海藻，溺死的面孔
不是那些丈夫或情人的。
但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我们的里卡弗里的女士
把手臂伸进一座花岗岩小礼拜堂。
的确，海洋向我们显示我们到底是些什么：
只是暂时冒充有着船长智慧的孩子，
那么人类就是一个可爱的家庭
而一千年就可以看作一天。
呵圣母，救救我，我的生命如此罪恶。
让我回到亲爱的大地，给我另一天。
呵圣母，我不该得到但我会重新开始。
你并不住得很远因为你靠近我。
而戴着湿淋淋的头巾，赤着脚，低头

思索着：为什么她要救的是我？
他们去她的圣坛点燃许诺的蜡烛。
随后他们喝酒，狂暴，她们的女人怀孕。
她的微笑意味着一切都依照她的意愿。

波尔尼克—蒙日龙，1960

遥远的西部

“轻轻地，我的羔羊，轻轻地移动”
穿过黑暗时分众多的海湾。
海狮带着王杖在多石的王位上。
远远地，远远离开万物，在身后扔一把梳子，
就会长出一片森林，
在身后扔一面镜子，就会成熟一片海洋。

所有的声望终将被推翻。
没有岁月，没有时钟，没有我们跪着，淘金的记忆。
马鞍吱呀响着，雕像在野牛草中倒塌。
直到只有命中注定的一切。只有地球和海。

盐，黄色的山，矮橡树和泡沫。



它们会向信天翁说出他们的价值？
我们更清楚。没有什么在这里作证。
轻轻地，我的羔羊，轻轻地移动。

伯克利，1962

遍及我们的国土

1

当穿过一个人口众多的城市
(像惠特曼说的,在波兰文译本中)
当穿过一个人口众多的城市,
例如在旧金山的港口附近,数着海鸥,
我想到在男人、女人和孩子之间
有着什么,既不是幸福也不是不幸。

2

正午山坡上公墓白色的碎石:
一座水泥的耀眼的城市
和带翅昆虫的粘液粘在了一起



随着天空旋转，在盘旋的高速公路旁。

3

要是我得讲述对于我世界是什么
我就会拿起一只仓鼠，或刺猬，或鼯鼠
在一个傍晚把他放在剧场的座椅上，
然后，让我的耳朵贴近他潮湿的口鼻，
听他会说些什么，关于聚光灯，
乐曲声，和舞蹈动作。

4

是我打碎了声音的屏障？
然后云伴着大教堂，
铸铁大门外狂喜的绿色
和寂静，出乎意料，和我知道的不同。
我来到的地方老女人的手上缠着念珠，
手杖敲打在斑斑树影间的石板上。
这是不是一种羞愧，
这就是我的命运？

5

破晓前醒来,我看见灰色的湖,
和往常一样,两个男人在突突响的汽艇上钓鱼。
然后,我被直射在眼睛里的太阳唤起
当它站在内华达一侧的山口上。
在片刻和片刻间我在睡眠中度过很多光阴
那么清楚,我感到了时间在融化,
还知道过去的仍在,没有过去。
而我希望这会被算做我的辩护:
我的悔恨和曾去表明一个生命的
强烈渴望,不是为我的光荣,而是为不同的荣耀。
随后一阵微风弄皱了闪亮的湖水。
我渐渐忘了。雪在山上闪亮。

6

那个揭示出黑暗的词是:梨。
我绕它盘旋,跳着或试着翅膀。
但每当我饮下它的甘甜,它就收回。
于是我试试安茹^①——那时一个花园的角落,



木头百叶窗剥落的白漆，
山茱萸树丛和逝去人们的沙沙声。
于是我试试康蜜斯^②——那时田野即刻
在这道(不是另外的)栅栏那边，一条小河，乡村。
于是我试试嘉格纳尔^③、波士克^④和波格诺特^⑤。
不好，在我和梨子之间，是装备和国家。
因此我得活着，把这个咒语带在身上。

7

高扬着下巴，姑娘们从网球场回来。
喷水的彩虹在山坡的草地上。
猛地一跳，一只知更鸟跑上去，站着不动。
桉树的树干在阳光中发亮。
橡树完成了五月叶子的阴影。
只有这个值得赞美。只有这个：这一天。

但它的下面自然力正翻着跟头；
恶魔们在嘲笑相信他们的天真的人，
用一大块带血的肉玩着圈套，
用口哨吹着歌子，关于物质没有开头或结尾，
关于我们死去的时刻

那时我们爱惜的所有事物会露出
狡猾而自爱的手段。

8

将会怎样,要是帕斯卡没有获救
要是我们放进十字架的那些小手
全都是他的,像一只失去生命的燕子
在灰尘中,在有毒的绿头蝇嗡嗡声中?

要是他们所有人,双手跪在地上,
几百万的他们,同他们的幻想一同结束?
我决不会同意。我要给他们王冠。
人类的心灵美好的嘴唇有力,
而召唤,那么强烈,一定会敞开天堂。

9

他们不断坚持,给他们几块石头
和可吃的根茎,他们就会建造世界。



10

在他的坟上他们弹着莫扎特，
既然他们无法使自己不同于
黄土、云和枯萎的大丽花，
而广阔的天空下，又有着那么多的沉默。

正像在一位公主的晚会上
蜡的钟乳石滴出了量具，
一根烛芯滋滋响着，穿礼服的肩膀
在一排金色饰带的高领上闪着微光，

莫扎特发出声音，从假发的扑粉展开，
悬挂在迟夏游丝的小径上，
在头上消失，在那片空虚中
一架喷气机飞过，留下一线白缝。

而他，没有一个同代人，
黑得像冬天树皮下面的蛭螬，
已经在工作了，召来了锈和霉菌
以便消失，在他们得到凋谢的花冠前。

波琳娜,她的房间在仆人住处的后面,一扇窗子朝
着果园,

我曾在那里猪圈的附近摘到了最好的苹果
咯吱吱地用我的大脚趾踩着暖和的粪堆,
另一扇窗子朝着井(我爱把吊桶抛下
吓唬它的居民:青蛙)。

波琳娜,一株天竺葵,寒冷的泥地面,
一张有三个枕头的硬床,
一个铁十字架和圣徒们的画像,
穿饰着棕榈叶和纸玫瑰。

波琳娜很久以前死去,但仍在。
不知为什么,我确信,并不仅仅在我的意识中。

在她粗糙的立陶宛农民的脸上
盘旋着一纺锤的蜂鸟,她扁平带茧的脚
被洒上了蓝宝石的水,在里面海豚
露着它们拱形的背
嬉戏着。



12

无论你在哪,天空的颜色包围着你
就像这里,尖锐的柑桔和紫罗兰,
你手指中捏碎的一片叶子的气味伴着你
即使在你的梦中,鸟儿们取了名字
用那个地方的语言:一只红眼雀进了厨房,
在草地上撒了些面包,灯芯草雀来了。
无论你在哪,你摸着树皮
检验着它不同而又熟悉的粗糙。
感激着升起和下沉的太阳
无论你在哪,你决不会是外国人。
杰尼皮罗[®]神父是外国人吗,在骡背上
他来到这里,游历过南方的荒漠。
他找到了红皮肤的兄弟。他们的理性和记忆
是模糊的。他们曾游历得很远
从幼发拉底,帕米尔,和中国高地,
缓慢地,远到任何一代都能
建立起它的目标:好的猎场。
而在那,后来大地陷入寒冷的
浅海的地方,他们生活了上千年,

直到他们几乎完全忘记了伊甸园
却还没有学会计算时间。
杰尼皮罗神父,生于地中海,
带给他们关于他们最初的父母,
关于征兆,诺言,和期待的信息。
他告诉放逐的他们,那里,在他们的家乡,
他们的罪已被洗去,正像从他们的
被水洒过的前额,洗去了灰尘。
这像他们很久以前听到过的事情。
但,可怜的人们,他们失去了专心的能力,
一位牧师不得不把一块烤鹿肉挂在脖子上,
以便吸引他们贪婪的目光。
不过他们流着口水,大声说话,他无法讲下去。

尽管这样,是他们代替我占据了
岩石,在上面只有喑哑的龙
从海里爬出,从一开始就晒着太阳。
他们用闪亮的羽毛绣出袜上的花边、蜂鸟和裸鼻
雀的
一只褐色的手臂,向后甩着披风,会指向:这。
而这土地从此被征服:眼看着。



13

兔子的胡须和黄黑相间的
小鸭子的毛茸茸的脖子,在绿色中
狐狸飘动着的火,打动了
主人和奴隶的心。还有树下
开始的乐曲。一只小军鼓,一支长笛
或一架六角风琴,或从留声机发出的
神灵之声的低声倾诉着的爵士乐。
一只秋千荡到了云中,下面看着的人们
为裙子底下的黑暗屏住了呼吸。
谁不梦想着萨德侯爵的城堡?
当一个人(“啊—啊—啊!”)搓着手
去工作;用一根马刺去抠
排成行竞走的年轻姑娘
或叫穿黑网袜的光身的尼姑们
用鞭子抽着我们,在我们咬着床单的时候。

14

卡贝扎,要是有谁了解全部文明,那就是你。

来自卡斯提尔^①的簿记员，陷入了怎样的困境
不得不四处漫游，在没有观念，
没有数字，没有沾水笔笔画的地方，
只有一条被海浪抛上沙滩的船，
光着身子用四肢爬行，在印第安人静止的目光下，
突然他们的哀号出现在空旷的天空和大海，
他们的悲叹：即使神明也不幸福。
七年来你是他们预言的神，
有胡子，白皮肤，疲惫不堪，要是你不能显出奇迹。
从墨西哥湾到加利福尼亚的七年跋涉，
部落的呼一呼一呼，大陆的热荆棘。
可后来呢？我是谁，袖口的饰带
不是我的，雕有狮子的桌子不是我的，克拉拉的
扇子，她睡袍下露出的拖，见鬼，也不是。
四肢爬着！四肢爬着！
用作战的颜料涂着我们的大腿。
舔着地面。哇哇，呼呼。

伯克利，1961

① 安茹，法国罗亚尔河谷的一个历史故地，曾是法国西北的一个省。
中世纪早期由掌权的安茹伯爵统治，十五世纪八十年代被路易十
一并入法国王室领地。



-
- ② 康蜜斯,一种栽培广泛的梨子,有被红黄褐色和黄色多汁的质地良好的果肉映红的黄绿果皮。
 - ③ 嘉格纳尔,一种早熟的梨。
 - ④ 波士克,一种长颈、皮色黄绿、肉质棕黄色和多汁香甜的梨。
 - ⑤ 波格诺特,梨的一种。
 - ⑥ 杰尼皮罗,西班牙圣方各济会修士,在加利福尼亚州建立了九个传道区
 - ⑦ 卡斯提尔,古代西班牙北部一个王国。

这是冬天

冬天一如往常来到这山谷。
干燥了八个月后下雨了，
稻草般的群山，转眼间变成绿色。
峡谷中灰色的月桂树
把石头般的根移到了花岗岩上，
溪流必定注满干涸的河床。
海风搅动着城堡的桉树
刺眼的光正在船坞上闪耀。

这不是那种地方，你坐在咖啡篷下，
在大理石广场，看着人群，
或在一条狭街的窗口吹着笛子
孩子们的凉鞋在拱形的入口啪啪响着。

他们听说有一片土地，空旷而辽阔，



被群山环绕。于是他们去了，留下多刺的
木十字架和营火的残迹。
那时，他们在山路的雪中过冬，
抓阄，煮伙伴们的骨头；
于是后来一座能够生长槐蓝的炎热山谷
让他们觉得美丽。那边，雾
从岸边的海湾升起，大海在分娩。

睡吧：岩石和海角将躺在你的身体里，
静止动物的军事会议在一个贫瘠的地方。
爬虫的会堂，一片空洞的白色。
睡在外套上，你的马在啃草
一只鹰测量着一座山崖。

醒来时，你会得到世界的几个部分。
西方，装着空气和水的空贝壳。
东方，总在你身后，被雪覆盖的枫树的空洞记
忆。
从你伸出的手臂延展的
北方和南方，除了古铜色的草没有别的。

我们是穷人，太多的磨难。

我们在不同的星星下面露营，
你用杯子从泥泞的小河取水
用折刀切开面包。
这就是那个地方；接受，而不是选择。
我们记起我们来的地方有街道和房屋，
所以这儿也要有房屋，一块马具的招牌，
带一把椅子的小阳台。但没有意义，一个国家
在大地起皱的皮肤下响着雷声，
拍击的波浪，一队鹈鹕，使我们徒劳。
我们从另一个海岸带来的花瓶，
就像是挖掘出的吃蜥蜴和橡子面的
失踪部落的矛头。

此刻我正走在永恒的大地。
渺小，靠着一根拐杖。
我走过一个火山公园，躺在泉水边，
不知该如何表达见到的一切：
紧贴在我胸膛和腹下的大地
是那么坚固，使我感激
每一块卵石，我不知道听到的
是我的还是大地的脉搏，
当无形的绸衣边缘经过我时，



手,无论在哪,都在触摸我的臂膀,
或很久以前酒后的低笑,
木兰花上点起的灯笼,因为我的房间宽大。

伯克利,1964

河流变小了

河流变小了。城市变小了。美丽的花园
现出以往不曾见到的：伤残的叶子和灰尘。
我第一次游过这片湖时，
它似乎很大，要是现在我去那里
它会成为一个洗脸盆
在杜松和后冰河期的岩石之间。
哈利纳村子边上的森林曾很原始，
散发着最后的但在最近被杀的熊的气味，
尽管透过松林仍能看到耕地。
独特的一切变成了普遍的式样。
哪怕在我的梦中意识也在转换着原色。
我脸上的特征像蜡制的玩偶在火中溶化。
谁会同意在镜子里看到的只是人类的脸？

伯克利，1963



城市在它的辉煌中

城市在它的辉煌中，当多年之后我回来。
生命完结了，罗特波夫^①和维永^②的
儿孙已经出生，正在跳着他们的舞蹈。
女人们照着用新金属做成的镜子。
这一切为了什么，要是我不能说话。
她站在我上面，沉重，像地球在它的轴心上。
我的骨灰存放在酒店柜台下的罐子里。

城市在它的辉煌中，当多年之后我回到
我的家，在花岗岩博物馆陈列架上，
在睫毛油、雪花石瓶旁，
在埃及女王的月经带旁。
这里只有用金盘锻造的太阳，
发暗地板上从容脚步的吱呀声。

城市在它的辉煌中,当多年之后我回来,
我用外衣蒙住脸,虽然能够记得
我没有偿还债务的那些人都已不在,
我的羞愧不会太久,卑鄙的行为已被宽恕。
城市在它的辉煌中,当多年之后我回来。

巴黎—伯克利,1963

① 罗特波夫,十三世纪法国诗人。

② 维永,十五世纪法国诗人。



命 题

是什么构成了手的训练？
我要讲讲是什么构成了手的训练。
有人怀疑抄写符号出了错
但手只是抄写它学过的符号。
然后它被送到污渍和乱涂的学校
直到忘记了什么是优雅。一只蝴蝶的符号甚至是一口里面盘绕着毒气的井。

也许我们会以有别于鸽子的方式
描述它。像火，是呀，可这超出了我们的能力。
甚至当它在炉膛中消耗着木柴时
我们用眼睛和手搜寻它。然后让它变绿，
所有菖蒲的叶子，奔跑在越过草地的小桥上，伴着它光脚的啪嗒声。或在空中
嘹亮地吹响桦树皮的喇叭，在远处

在它的响声中跌倒了一群公务员，
他们制服的扣子开着，他们女人的梳子
飞起，像斧子砍出的木屑。

这仍然是一种巨大的职责，去引诱那些灵魂
在他们活在留意着蜂鸟、椅子和那颗星的理念
的地方。

把他们囚禁在二者居一之中：雄性，雌性，
因此他们在分娩的血中醒来，呼叫。

伯克利，1963—1965



我睡得太多

我睡得太多，读了圣托马斯
或《上帝之死》（一本新教的书）。
朝右，海湾好像熔化的锡，
海湾那边，城市；城市那边，大洋；
大洋那边，大洋，直到日本。
朝左是干燥的长着白草的山，
山那边是灌溉的山谷，长着水稻，
山谷那边，山脉和美国黄松，
山脉那边，荒漠和绵羊。

离了酒不行，我就让自己喝酒，
离了香烟和咖啡不行，我就让自己抽烟喝咖啡。
我曾勇敢、刻苦、接近道德的楷模。
但那毫无价值。

求求你，医生，我感到疼痛。

不是这。不，不是这。连我也不知道。
也许是太多的岛屿和陆地，
太多没说出的话，集市、木笛，
或对着那面镜子大量喝酒，没有美女，
虽然一个曾经成为一种大天使
或一个圣乔治，在那边的圣乔治街上。

求求你，巫医，我感到疼痛。
我总是相信符咒和咒语。
确实，女人们只有一个，天主教的灵魂，
我们却有两个。当你开始舞蹈
你在睡梦中访问偏远的印第安村庄
和甚至从未见过的土地。
我求你，加大你羽毛形成的魔力，
现在是帮助你们自己人的时候了。
我读了很多书但我不相信它们。
当它痛苦时我们回到了某些河岸。
我记得那些刻着太阳和月亮的十字架
和男巫们，他们怎样在伤寒爆发时工作。
让你的另一个灵魂去山的那边，时间的那边。
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我会等着。

伯克利，1962



在 月 亮

在月亮升起时女人们穿着花衣服闲逛，
我震惊于她们的眼睛、睫毛，以及世界的整个
安排。

在我看来，从这样强烈的相互吸引中
最终将会引发终极的真理。

伯克利，1966

窗 子

黎明时我向窗外望去,看见一棵年轻的苹果树在晨光中几乎
变得透明。

当我又一次向窗外望去,一棵苹果树缀满果实站在那里。

或许经过了许多岁月,但我记不清在睡梦中发生了什么。

伯克利,1965



忠 告

要是我处在年轻诗人们的位置
(相应的位置,不管这代人怎么想)
我宁愿不说世界是一个疯子的梦,
一个充满了喧嚣和骚动的蠢故事。

这是真的,我不会碰巧看到正义的凯旋。
天真的嘴唇也拿不出主张。
谁知道是不是傻瓜戴着王冠,
酒杯在手,咆哮着让上帝保佑他
因为他毒死、杀害和蒙蔽了太多人,
会不会感动旁观者流泪:他那么温柔。

上帝不会为善良人增加羊群和骆驼
也不会因为谋杀和伪证带走什么。
他长久隐匿着,以致人们忘记了

他怎样现身在燃烧的树丛中
和一个年轻犹太人的心里
准备为做过和将做的一切蒙受苦难。

这可不一定，即使阿纳克^①等待时机
去索取因傲慢和缺少尺度应付的一切。

人们被给予了这样的理解
他只是靠那些掌权者的恩惠活着。
让他因此忙着喝咖啡，捉着蝴蝶吧。
关心共和国的人，将被砍断右手。

然而，世界应有一点点友爱。
倒不是我对自然的安慰，以及
巴洛克装饰，月亮，丰满的云过于认真
（虽然稠李在维利亚^②的岸上开花时很美）。
不，我甚至会劝它远远离开自然，
离开对无限空间和无限时间的
持续的想像，离开在花园小路上
被毒死的蜗牛，就像我们的军队。

有太多的死亡，这正是为什么钟情于



那些辫子，在风中鲜艳的裙子，
和不比我们更耐久的纸船……

蒙日龙，1959

① 阿纳克，希腊神话中阿德拉斯提亚的母亲，和朱庇特生下了阿德拉斯提亚，专管奖惩。

② 维利亚，立陶宛的一条河名。

咒 语

人类的理性美丽而不可战胜。
没有栅栏,没有铁丝网,没有化成纸浆的书,
和流放的判决能压倒它。
它用语言创立了全人类的观念,
引导我们的手,我们用大写字母写下
真理和正义,谎言和压迫用小写字母。
它把应该放在上面的事物放在上面,
是绝望的敌人和希望的朋友。
它不分犹太人和希腊人,或奴隶和主人,
把世界的产业交给我们去管理。
它从痛苦辞语的粗俗噪音中
解救出朴素而明晰的语句。
它说太阳下面都是新的事物,
张开过去冻结的拳头。
美丽而又年轻的是菲罗一索菲亚^①



和诗歌,她的服务于善的助手。
昨天自然才迟迟祝贺她们的诞生,
这消息被独角兽和一个回声带到群山。
她们的友谊美好,她们的时间没有终结。
她们的敌人把自己交给了毁灭。

伯克利,1968

① 菲罗—索菲亚,哲学一词的拟人化。

使 命

在恐惧和颤栗中，我想我要实现我的生命
就必须让自己做一次公开的坦白，
暴露我和我的时代的虚伪：
我们被准许用侏儒和魔鬼的语言尖叫，
而纯净和丰富的字词却被禁止。
在严酷处罚下谁敢说出一句话，
就要把自己视做一个失踪的人。

伯克利，1970



一 小 时

叶子在阳光中闪亮,野蜂热切的嗡鸣
来自远处,来自河的那边,游荡的回声
和一只锤子从容的声响,不只给我一个人带来
喜悦。

在五种感官打开之前,比任何初始更早
它们就做好了准备,等待着自称为凡人的人们。
这样他们可以像我一样,赞美生活,即幸福。

伯克利,1972

阅 读

你问我用希腊文阅读福音书有什么益处。
我回答这很高尚,当我们移动着手指
沿着比刻在石头上的铭文更耐久的字母,
还有,缓缓地发出每个音节,
我们发现真理高贵的言说。
被迫留意,我们会想到那个新的纪元
并不比昨天遥远,尽管今天硬币上的
凯撒头像不同。但仍是相同的年代。
恐惧和渴望相同,橄榄油和葡萄酒
以及面包含义相同。因而变化无常的大众确实
像过去一样渴望着奇迹。甚至习俗,
婚礼节庆、毒品、对死者的哀悼
也只是看上去不同。此外,比如,
不少人的作品被称之为
Daimonizomenoi,即,着魔,



或,如果你愿意,“被惑”(至于“附体”
只是字典的一个古怪的用法)。
惊厥,嘴里吐沫,牙关紧咬
不被看作天才的迹象。
着魔没有得到印刷和拍摄,
很少用于文学和艺术中。
但福音书的训诫在暴力中保留:
统治着他们的幽灵会进入猪群,
被两种本性(它们的和魔鬼的)间的
如此突然的打击激怒,
它们跳进水中淹死(这重复发生)。
因而坚定的读者会在每一页中
看到,在每一天都会终结的世界里
二十个世纪就像二十个日子。

伯克利,1969

消 息

关于地球文明,我们将说些什么?

它是一个浅蓝玻璃铸成的彩色球体,
上面一条发光液体的细线卷曲和舒展着。

或者说它是一排阳光突现的宫殿
随着巨大的门从一个穹顶高昂着
在它后面走着一个没有面孔的怪物。

每天都在抽签,不管谁抽中
都会作为祭品送到那里:老人、孩子、年轻人和
少女。

或可以换一种说法:我们住在金羊毛中,
住在虹网里,住在云茧中



从银河树的枝干上悬挂。
而我们的网用符号织成，
为眼睛和耳朵的象形文字，为多情的指环。
一个声音在内心回响，塑造我们的时代，
我们语言的扑动、振翅和鸣啭。

因为用这些我们才能织成界限
在内与外、明与暗之间，
如果不用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温暖的呼吸，
以及唇膏、薄纱和棉布，
难道用使世界死去的心跳的寂静？

或许，我们对地球文明无话可说。
因为没有人真正知道它是什么。

伯克利，1973

N.N.的哀歌

告诉我,是否对你过于遥远。
你已越过波罗第海细小的波浪
越过丹麦的田野,越过一片山毛榉树林
你转向了大洋,在那,就快到了
拉布拉多,它在这个季节一片白色。
假如梦想着一座孤岛的你,
害怕城市和沿着高速公路闪亮的灯光
你有一条小路,直接通向旷野
越过深蓝、融化的河水,有着鹿和北美驯鹿的印迹
直至山脉和废弃的金矿。
萨克拉曼多河会引导你
在长满多刺橡树的山间。
然后只是一小片桉树,你会找到我。

真的,当熊果树开着繁花,
海湾在春天的早晨变得清晰,



我不由自主想到了两湖之间的那所房子
想到在立陶宛天空下收起的网。
你常常丢失衣服的浴房
永远变成了一块抽象的水晶。
蜜一样的黑暗在那里，靠近走廊，
还有一只可笑的年幼猫头鹰，和皮革的气味。

人怎能生活在那个时代，我真的无法说。
时尚和衣服的时隐时现，模糊
而不自信，趋向着一个结局。
这有什么，我们渴望着在自身中的事物？
炽热年代的知识烤焦了铁厂站着的马，
市场里面的小圆柱，
木制楼梯和弗莱吉尔图妈妈的假发。

我们学到了很多，这你很清楚：
就这样，渐渐地，那些不能带走的
被带走了。人们，乡村。
心还没有死，有人认为它应当死去。
我们微笑，有茶和面包在桌上。
只是悔恨没有去爱
萨克森豪森^①可怜的骨灰，
以超越人类力量的绝对的爱。

你习惯了新鲜、潮湿的冬天，
去一所别墅，德国主人的血
已被从墙上洗去，他不再回来。
我也接受了只是可能的一切，城市和乡村。
在腐烂的桤木叶子上，
人是不能两次踏进同一个湖
阻挡着一线狭窄阳光的。

罪行，你的和我的？不是大罪。
秘密，你的和我的？不是大秘密。

别在他们用头巾围住下颏时，把小十字架放在手
指间，
附近一只狗在叫，第一颗星燃烧着。

不，这不可能，因为太远
你不能在白天或夜里看望我。
一年又一年它在我们中生长，直到扎下了根，
我像你一样理解它：冷漠。

伯克利，1963

① 萨克森豪森，德国主要的纳粹集中营之一，位于柏林西北奥拉宁堡
以北三千米的萨克森豪森附近。



一个请求

你们,我的朋友,无论你们在哪里,
无论此刻你们正在悲伤,或充满喜悦,
我向你们举起这杯烈酒
像在法兰西国土上常做的那样。
从起重机和运河,
缠结着的铁轨和冬雾风景中,
在阴郁烟草的烟雾里,我动身
去你们那里,问你们一个问题。
告诉我,至少破例一次
抛开警告、恐惧和谨慎的谈话,
告诉我,按你们的意愿,在午夜
我们只面对夜晚、手表的滴答声,
和一系列快车的汽笛,告诉我
是否你们真的以为这个世界
是你们的家? 你们体内旋转的

炽热的行星,被你的
温暖的血流推动,真的
同你们周围的一切和谐?或许你们清楚
这痛苦的抗议,每一天,每个小时,
清楚涌出的尖叫,被一个微笑窒息,
清楚一个囚犯的感觉,抚摸着一堵墙
他知道外面延展的山谷,
夏天光线中的橡树,一只飞鸟
和一只把一条河变成景色的狗鱼。
在你们心里,就像在我心里,隐藏着一个必然:
很快你们将在不会减弱的光线中复活,
真实、强健,从监禁中解脱。
它超越破碎石板模型,
超越回忆和你们的变化
像群鸟的飞翔,当冰
在动物的蹄印中碎裂时——超越所有事物,
它将作为圣火交给你们去跑,
在黎明中升起被你们的火焰照亮的帆,
当船拖曳着烟,群岛
醒来,从头发上摇落铜币。

不,我在这里对你们说的,从冬天的灰烬里,



用最朴素的语言,不会产生疑虑
或唤来忧郁,例如,命运的姐妹。
心仍在不停地跳着。
什么也没失去。要是有一天我们的话,
那么接近林子里面的树皮,
接近橘子花,那么它们就会结为一体,
这意味着我们总是守护着一个巨大的希望。

我们该怎样守护它?靠叫出事物的名字。
这不容易。我说出“黎明”这个词时
而语言自身附加上“玫瑰色的手指”
像在希腊的童年期那样。太阳和月亮
有着神祇的脸。我不能确定
那位波塞冬会从海底
突然浮现(戴着耳环)
他的马达犁出波浪,拖着美女的随从。
当我漫游在阿尔卑斯山的森林和草地
每道石头的裂隙都仿佛是一道门
可以由这里进入阴间。我等待着向导。

而空间是什么样?自动的,
牛顿力学式的?一所冰冷的监狱?

或爱因斯坦式的玄虚的空间，运动
和运动间的联系？没有理由伪装
我知道。我不知道，要是我做过，
我的想像仍然是一千岁。

穿着你的衣服跃入水中。
这么沉重（像有时在我们梦中的重量）。
和我们相同。我们穿着以往世纪的
锦缎，或穿着仿造的紫袍。
用天鹅绒面具遮住我们的脸，
古典的，再一次玩起从前玩过的，
但，我断言，这是那个奇异的世界。
它给我们的礼物是永远年轻。

我向你们举杯，这儿，在这舞台上，
我，一个声音，并不更多，在空旷的剧场。
对着闭上的眼睛，苦涩的嘴唇。
对着受到奴役的寂静。

布里—康特—罗贝尔，1954



要求秩序

你可以发出尖叫
因为人类的疯狂。
可所有人的你，不该这样。

用细细的沙
稀泥和粘土，
用坚韧的板条，
你筑起城堡，对抗大海的考验，
而现在它被一个浪毁了。

怎样的混乱
得到限制，由此到彼，
怎样的深渊
被发现并在沉默中越过。
怎样的恐惧

是你的一切。

它展示它自身
但那不是它。
它被命名
却仍没有名字。
它将这样
可没有开始。

你的城堡将要倒塌
进入葡萄酒色的
幽暗的大海，
她会减轻你的骄傲。

但你知道下一次
怎样对待虚无。
这不是一种明智的行为
或美德。

那么你怎么能够责难
另外的愚昧。

伯克利,1969



那 么 少

我说得那么少。
白天短促。

短促的白天。
短促的夜晚。
短促的岁月。

我说得那么少。
我无法继续。

我的心变得疲倦
由于喜悦，
失望，
热情，
希望。

海中巨兽的颚骨
紧咬着我。

赤裸着，我躺在荒岛的
岸边。

世界的白鲸鱼
把我拖向它的深渊。

现在我不知道
在一切中什么真实。

伯克利，1969



关于天使

你们被夺走了一切：白衣服，
翅膀，甚至存在。
但我仍相信你们，
使者们。

那里，世界被从里向外翻转着，
一块巨大的织品，装饰着星星和野兽，
你游荡着，检查着可靠的接缝。

你在这里的逗留很短：
有时在晨祷时，要是天空晴朗，
就在鸟儿重复的悦耳音调中，
或日暮时分在苹果的芬芳中
当光线给果园施了魔法。

他们说有人创造了你
但听上去不能让我信服，
因为人类也创造了自身。

这声音——无疑是有效的证明，
它只能属于发光的事物，
没有重量却长着翅膀(说到底，为什么不?)
系着闪电的腰带。

睡着时我多次听到这声音
奇怪的是，我多少理解了
神秘语言说出命令或请求：

日子临近了
另一个日子
做你能做的。

伯克利,1969



季 节

明晰的树,蓝色的早晨满是迁徙的鸟儿,
寒冷,因为雪仍然在山中。

伯克利,1971

礼 物

多么快乐的一天。
雾早就散了，我在花园中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的上面。
尘世中没有什么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人值得我去妒忌。
无论遭受了怎样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想到我曾是同样的人并不使我窘迫。
我的身体里没有疼痛。
直起腰，我看见蓝色的海和白帆。

伯克利，1971



一个自然主义者的日记

(选自《升起的太阳》)

穿过黎明的草地寻找着一支四叶苜蓿，
在林子深处寻找重瓣的榛子。
我们被许诺给一个伟大，伟大的生命
它等待着，可我们还没降生。

我们的橡树父亲，枝干是他的臂膀。
白桦树妹妹用一阵簌簌声引导我们。
我们走过遥远的路程去寻找
可以恢复全部力量的活水。

直到初夏漫长的一天
穿过一片茂密的黑森林，
我们将在黄昏到达明亮的水边
河狸的首领在那里统治着渡口。

一路平安，自然。

一路平安，自然。

我们正飞过一道积雪的群山，

为秃鹰的灵魂掷着骰子。

——我们应该允许对秃鹰缓刑？

——不，我们不准许对秃鹰缓刑。

它没有吃到智慧树的果子，因此必须毁灭。

在河边公园中一头熊拦住我们的路

他伸出爪子乞求援助。

——它使迷路的旅行者受到了惊吓？

——给他一瓶啤酒让他高兴。

他的领地一度有满树的蜜。

他优雅地跑过柏油高速公路

有一次带雨的林雾移过我们的火堆。

——看上去像一只美洲豹。

——这讲得通。

它们应按统计数字生活在这里。



一路平安，自然。

一路平安，自然。

我要说明我幼稚的梦想在这里怎样被否定：

此刻，在我的（但现在不是）学校的长凳上，我溜进教室墙上的一幅画里：《北美动物》。

和浣熊交往，抚摸着鹿，在驯鹿的踪迹上追赶野天鹅。

荒野保护着我，那里一只灰鼠能在树梢跑几个星期。

但我会被叫到黑板前，谁能猜测什么时间，在哪一年。

粉笔在我手指间碎了，我转过身来听到一个声音，我的，或许是我的：

“像沙漠中马的头骨一样白，像夜晚行星间的轨迹一样黑

裸露,没有别的,一幅运动的没有色彩的画。

这是埃洛斯在纺织水果和鲜花的花环,

他从水罐把浓稠的金子水灌入日出和日落。

除了他没人能把我们带进愉悦的风景

除了他没人能把我们带进愉悦的树枝在溪边低垂的
温驯的山的风景,

而回声不停引诱着我们,一只杜鹃许诺

一个地方,在灌丛深处,那里没有被占据。

我们的眼睛被打动:取代着腐烂,是绿色,

和红百合的朱红,龙胆草忧郁的蓝色

在淡淡阴凉中柔韧的树枝,一只貂鼠的跳跃,



是的,只有快乐,埃洛斯。那么我们应该相信

血的炼丹术,永远和幼稚的幻想的世界结合?

或忍受着裸露的,没有色彩,也没有语言的光

它不向我们索取,也不在任何地方呼唤我们?”

我手掩着脸,其他人坐在长凳上沉默着。

他们不了解我,因为我已年迈,我的时代已经过去。

我讲讲我的聪慧,当预先推测一些事情时,我冒出一个念头,当然并不新鲜,可受到前辈们的高度重视,对于他们我一无所知:

我的时代已经过去。还有城市。以及自然。
但这一切稍有点晚。此时,在那扇窗子里,一只燕子表演着它瞬间的仪式。那个男孩已经在猜疑美丽总是在别处,总是虚妄的?
现在他看到了家乡。在第二次刈草的时候。
道路上下盘旋着。松林。湖泊

阴郁的天空中一道倾斜的光线。
到处是拿长柄镰刀的男人,穿着没漂白的亚麻布衬衣,
和外省常见的深蓝色裤子。
他看到的正是我现在看到的。哦,可他聪明,
专注,仿佛事情被记忆即刻改变。
驾着一架马车,他回顾着并尽可能记住。
当他最后用碎片构成一个完美的世界
他知道其中的意义对最终的时刻是必要的。

如果语言不是为同一事物在不同时间和地点寻找不
同名称,以欺骗我们,那么一切都会变好:

阿尔卑斯的流星, *Dodecatheon alpinum*,
生长在横跨罗格河的山林中,
那条河,在南俄勒冈,
布满岩石,有坚硬的可以出入的河岸,
因而是渔夫和猎手的河。黑熊和美洲狮
仍会经常出现在山坡上。
这植物因为紫红色花朵而命名
倾斜的顶部指向花瓣下的地面,
很像出自十九世纪插图中的星星,
它垂落,向前拖着一束细线。



那条河的名称是法国捕猎者起的
当时他们中的一个迷路闯入印第安人的埋伏。
从此他们叫它里维耶尔·德斯·考克威因，
斯科恩德瑞尔的河，或在翻译中叫罗格。

我坐在喧闹的飞沫溅起的激流旁
扔着石子并想着那朵花的
名字，在印第安语中将不为人知，
只是他们河流原本的名字。
一个词应被包含在每个单独的事物中
它却不能。那么我的职业能做些什么？

加入荒谬的章节，关于阿努西亚和扎利亚·洛泰尔，
或绿芸香，似乎它常常被看作是生命和欢乐的象征：

为什么阿努西亚生长那种芸香
在她处女的花园中的常青芸香？
为什么她歌唱扎拉·洛泰尔
于是傍晚的回声在水面上延续？

她戴着新鲜芸香的花环去了哪里？

离开时她从衣箱中拿走了衣裙？
而谁会知道在印第安人那边
她的名字曾叫阿努西亚，她不再用？

在一部曾被我爱过的《我们的森林和它的居民》一
书中，我对发生的一切做了简要的描述：

一只被残杀的野兔的悲哀充溢着森林。
它充溢着森林却不惊扰什么。
一个生命个体的濒死是它自己的事
每一个要用力所能及的方式对待它。
“我们的森林和它的居民”。我们的，我们村庄的，
用一道铁丝网围起。吸吮、咀嚼、消化
生长并被毁灭。一个无情的母亲。
如果我们耳中的蜡溶化，一只松针上的飞蛾
一只被鸟吃掉一半的甲虫，一只受伤的蜥蜴，
全会处于它们那颤动着的痛苦
扩展着的圆心。刺耳的声音
将淹没种子和幼芽响亮的爆裂声
以及我们用篮子采摘野草莓的孩子。
在这些之后，听不到画眉的颤音。



我向斯蒂芬·巴赞斯基表示敬意，他教过我们如何使用显微镜和准备幻灯片。我也无法忘记我的《悲观主义》的主要投稿人——甚至取材于一部有关他科学业绩的著作，该书于 1890 年在华沙出版，供年轻人使用：埃利姆·马杰斯基教授：《凯茨弗莱博士：昆虫世界的奇异历险》：

向我们的青年导师致敬。

向你，我的老师，莱弗·赛恩斯先生，
穿着灯笼裤的坏脾气的巴赞斯基，
纤毛虫和变形虫的统治者。
不论你一簇簇卷发的头颅长眠
在哪里，被纷乱的自然力风化，
不论怎样的命运降临在你的
金丝边的眼镜上，
我向你献这些诗句。

也向你致敬，凯茨弗莱博士，
从毁灭中得到自由，到昆虫王国
做历史性探险的英雄。
你总是居住在华沙的米奥多瓦
每天早晨在你的仆人格里高里清扫地毯时，

你开始了你老单身汉的散步
穿过公园，你超越了所有蒙受着
毁灭和改变事物的成功的地方。

事情发生在那年的夏天：

“我们的自然主义者和他美丽的未婚妻结婚那天，
宁静，阳光灿烂，没有一丝风。这是外出采集标本的最好天气。可凯茨弗莱博士已经穿上常礼服，并没有想到双翼生物。出于习惯，并被好天气吸引，他只是决定在罗亚尔·巴兹公园度过他最后自由的三小时。散步时，他沉思着他们未来共同生活的快乐，突然一个东西在眼前闪过：小小的双翼生物。他看了一眼，吃惊地停下了脚步。在他面前的是一只食虫虻，他从未见过的食虫虻！他的心开始剧烈跳动。屏住呼吸，他小心翼翼地拉近那片叶子，观察着这个罕见的标本。可那只机警的昆虫，只是给了他确定它确实不同寻常的时间，便飞向另一棵树枝。我们的自然主义者，眼睛紧盯着那只昆虫，去接近它。可那只食虫虻看上去相当机灵，它只在一只叶子上停留片刻，就又离开了。这样几次，嬉戏的飞蝇带他



飞到花床的另一角。自然主义者不断失去目标，
然后又一次。时间过去，婚礼的时间到了，但那
只食虫虻落在很高的地方，为了盯住这个目标，
必须爬到树上。现在是刻不容缓了。”

啊，命运的诡计！在潜近一根树枝时
他被捕获，恰好在戴上大礼帽时。
听到这个消息，新娘晕了过去。

她是一个没有理性的女人。
她选择了她薄纱丝网的世界，
化妆室的易碎的镜子的世界，
只留一只耳朵给挖掘者铲子的
彩陶便壶的世界，“在嘴唇和杯子中间”低语的
助产士和送葬者的世界，
或是在嘴唇和一块在荒原中
被死者的后代吞下的点心中间。
终究，一个普通的世界。对多数人珍贵的东西。
哦，也许那个世界轻轻放在她面前，但它从来不轻。
要不是那天，得到了它，约翰·凯茨弗莱，
你的激情将会在灯影中变得温驯。
一种激情，十分明显，

不会引导你走向你的命运，
直到在黎明塔特拉山
怀特沃特和洛文卡山谷中的草地上，
望着清晨鲜红的太阳，
顺应着俗套，你喝着药水，
然后走向没有罪行和控告的地方。

孩子，我和你漫游在不可知的大地上
在密得像香柏一样的草茎下
在飞行器喧嚣而透明的烈风中，
我站在一片粗暴的叶子中间
并且，越过一片沼泽的幽暗
把自己拉向一股蛛丝。

你写道：“可怕的情况。”
在树汁、软泥、胶水中，上亿只
挣扎着想解脱自己被缠绕的腿
翅膀和腹部，变得衰弱，被永远粘牢。
那只飞蛾幼虫肥硕的身躯被奎斯特乌蝇
贪婪的后代活活吞食，
它残缺的身躯起伏，被漠然吃掉。
哦，来自辩论年代的慈善家，



你是哪一类科学家,为什么你感到怜悯?
是不是突然固有地感到
在一片黑色的燃烧的平原上
你来到一座焚烧城市的大门,
在有着证人和法官的濒死蚂蚁的大厅里?

你感染着我,以你对计算器的怜悯
它穿着角质的外衣,在透明的甲冑里。
而在我童年的幻想中
我仍害怕你的分数,哦,痛苦的哲人。
但我不愿保持那种怨恨,海登堡和耶拿的
霍洛尔斯·卡萨博士。我很高兴
你手杖上的白色象牙仍在闪闪发亮
似乎它从不会被火夺去光泽
而有人仍旧坐着马车驶向林阴道。

我试着简要描述在选择自然主义旅行家做我的教授
后,我改变了生活目标的感受:

这或许是我继续旅行的原因。
方向人们将会辨认,例如,
参观着靠近莱赛济的洞穴,

也许停在萨拉的中午，
从那里踏上去索鲁克的路程
在罗马式建筑的入口有座浮雕
讲述着西奥非勒斯修士的冒险
从亚达纳到西里西亚，而先知以赛亚
八个世纪来保持着一种强烈的姿势
似乎在拨动着一把无形竖琴的琴弦。
一个接一个，进入蜿蜒的幽谷，直到突然
它高高地出现，那么高，旅行者的宝石，
就像童年时，在罗克·埃姆杜尔
渴望得到的枞树梢上的鸟巢。
但我并不急切。一条通向孔波斯特拉
或嘉斯纳·戈拉的道路会很好地引导你。

跟随着并通过。这儿一块生满苍苔的岩石
延展着，在每个转弯处变得更加清晰，
然后消失在远方。那里，一条河在那棵树
和一座弧形的桥上闪亮，可记住，
风景不会阻止我们，也不会阻止用飞行
明亮的线把两岸缝在一起的狗鱼，
也不会阻止塔中的处女，虽然她用微笑诱惑着我们
并在带我们到她卧室之前蒙住我们的双眼。



我曾是有耐心的朝圣者。于是我把每个月每一年刻在我的手杖,既然它使我接近了目标。

可当多年后我最终到达那里
那里发生过什么,很多人知道,我想,
他们在罗克·埃莫都尔停车场
造成一片空白,然后数着通向
上面小教堂的脚步,确定它就是如此,
看到一个木制的带孩子的圣母像,戴着花冠
被一群冷漠的艺术爱好者所围绕。
如同我所为。不到一步远。群山和山谷
相交。穿过火焰。广阔的水面。以及不忠实的记
忆。
而那圣像只是在否定中才有它的住所。

魔 山

记不清巴德伯格什么时候死去，两年或是三年前。
陈也是一样。去年还是前年。
我们刚一到达，静静沉思的巴德伯格
就谈起了一开始很难习惯，
因为这里没有春天或夏天，没有冬天或秋天。

“我不停地梦见雪和白桦林。
这里很少改变，注意不到时间怎样过去。
这里，你会看到，是一座魔山。”

巴德伯格：我童年时就熟悉的名字。
他在那一带很出名，
这个俄国家庭，波罗第海德国人的后裔。
我没读过他一本书，过于专业了。
而陈，我听说，是位高雅的诗人，



对此我必须相信，因为他用中文写作。

十月闷热，七月凉爽，街道在二月里开花。
这儿蜂鸟的婚礼飞行并不预示着春天。
只有忠实的枫树每年脱掉它的叶子。
因为没有理性，它的祖先单单地学会了这点。

我感到巴德伯格是对的，而我反叛。
因此我不能得到权力，不能拯救世界？
名望将从我身边溜过，没有王冠，没有王位？
那么我还要培养自我，不寻常的自我，
去为海鸥和海雾构成诗行，
去听着雾号在下面吹响？

直到它经过。什么经过？生命。
现在我不羞愧于我的失败。
一个有着海豹叫声的浓雾的小岛
或一片炎热的沙漠就足以
实现我说的：是的，oui，si。
“即使熟睡时我们也参与了世界的变化。”
持久力只能来自持久。
手腕一扣我做成了一根无形的绳索，

爬上去,它有助于我。

那么长的一队!
那么多的帽子和带兜帽的袍子!
最尊贵的巴德伯格教授,
最杰出的陈教授,
用从未听过的词句写诗的
错误的荣誉教授米沃什。
总之,他将算在他们之中。阳光照在这里。
所以他们高高蜡烛的火焰黯淡了。
蜂鸟相爱了多少代
当他们走着。越过魔山。
来自海洋的雾是凉爽的,因为又是七月。

伯克利,1975



风 景

风景缺少的只是赞美。

只是高贵的信使，带着他们的礼物：

一个有着属性的名词和一个变化的动词。

只要珍贵的橡树充分发光

我们勇敢的学生，在山谷的小路上，

就会一边走着一边唱起“欢乐颂”。

至少一个孤独的牧羊人会在树皮上刻着字母。

风景缺少的只是赞美。

但没有信使。灌木丛、黑暗的峡谷，

悬在森林之上的森林，一只风筝哀叹着。

在这里他能着手制定一个格言？

这景色，他知道，也许很美。

下面，一切在瓦解：城堡的大厅，

大教堂后面的小径、妓院、店铺。
没有一个灵魂。那么信使会从何来？
在忘记了灾难之后我继承了直到
海岸的大地，在大地上，是太阳。

伯克利，1975



凯撒里亚^①

当我们进入凯撒里亚水域
或驶向它,还是偏离了地图册,
海鸥在海岬间柔和的声音中沉睡。
一行野鸭在晨雾中飞向沙洲。
幻影,雾中的城堡。闪烁的光和金属般的声音。
大帆船,很久以前人们让它们驶入港口,
在城市的入口处腐烂着。

多少年来我们学着却不理解。
我们逛过凯撒里亚市场,
我们越过山脉和内海,
熟悉了它的很多人、宗教和语言。
现在,当凯撒里亚为我们痛苦
我们仍不能确定:是被自己贪婪的目光引入
歧途,

还是我们坚信它真的已经来临：
我们的使命，我们最初的召唤。

伯克利，1975

① 凯撒里亚，中东城市，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地区。



寂寞研究

沙漠长距离水渠的一个守护者？
沙中要塞的一个人的班组？
不管他是谁。黎明时他看到起皱的群山
灰烬的颜色，在融化的黑暗之上，
浸着紫罗兰色，加进流动的胭脂，
直到它们立起，变得巨大，在桔黄色的光里。
一天又一天。在他留意前，一年又一年。
那些光辉，他想，为了谁？为我一个人？
但我死后它仍会长久地在这里。
它是什么，在一只蜥蜴眼中，或当被一只候鸟看到？
假如我是全人类，他们自身却没有我？
他知道叫喊没有用，因为没人会解救他。

伯克利，1975

衰 落

一个人的死亡像一个强大民族的衰落
曾经有过英勇的军队,将领和预言家,
繁华的港口和遍布海上的船只,
但现在它无法解救被围困的城市,
也无法加入任何联盟,
因为它的城市空了,人口已经离散,
它的丰收的土地如今长满了荆棘,
它的使命被遗忘,它的语言已消失,
一种乡村土语高居在无法攀援的山上。

伯克利,1975



幸福的生活

他的晚年赶上了丰饶的岁月。
没有地震、干旱或是洪水。
看起来似乎转向了持续收获的季节，
星星变得明亮，太阳也增强了威力。
即使遥远的外省也没有战争进行。
一代又一代友好地长大成人。
人的理性也不是被嘲弄的主题。

向如此更新的世界告别是心酸的。
他羡慕着，并为他的怀疑羞愧，
满足于割裂的记忆会随他一道消失。

在他死后的两天一场飓风铲平了海岸。
浓烟从休眠了一百年的火山中涌出。
熔岩漫过了森林，葡萄园和城镇。

战争以岛上的一次战斗开始。

伯克利,1975





诱 惑

在一片星空下面我散着步，
在山岭上眺望霓虹灯的城市，
随着我的伙伴，那凄凉的灵魂，
它游荡着并且说教，
说我并非必然，若不是我，那么别人
也会在这里散步，尝试理解他的时代。
要是我很久以前死去，也不会有所改变。
同样的星辰，城市和乡村
会被另一双眼睛观看。
世界和它的劳作将一如既往。

看在基督分上，离开我。
你已折磨我够了，我说。
不应由我来评判人们的欲望。
而我的价值，如有，总之我不会知道。

伯克利，1975

秘 书

我不过是无形事物的一名秘书，
它被口述给我和另外几个人。
秘书们，互不相识，我们走在没有
多少理解力的人世。在中间以一个短语开始
或用一个逗点结束。而完成后怎样看到全部
不该由我们来过问，总之我们不去读它。

伯克利，1975



证 据

然而你经历过地狱的火焰。
你甚至说得出它们的样子：真的，
终结在锋利的钩子上，它们一片片地
撕开肉体，露出了骨头。你走在街上
而一切仍在进行：鞭打和流血。
你记得，因此你不怀疑：一座地狱肯定存在。

伯克利，1975

惊 异

噢，多好的黎明在窗子里！鸣炮致敬。
摩西的竹筏漂下绿色的尼罗河。
凝然站立在空气中，我们飞过鲜花：
可爱的康乃馨和郁金香摆在长桌上。
也会听到狩猎号角的吹奏。
无穷无尽的地球财富：
百里香的芬芳，枞树的色彩，白霜，鹤舞。
每种事物同时存在。或永恒。
没被看见，没被听到，但它仍存在过。
没被琴弦和舌头表达，但它仍将存在。
草莓冰激淋，我们在天空中融化。

伯克利，1975



思 想

步行,骑马,随着号角和猎狗的叫声,
我们最终在思想的荒原上俯看着,
硫磺的黄色,像不久前倒下的白杨树林
(如果以往生活的记忆没有骗我),
尽管它不是一根木头,只是混乱的无机物,
氯气、汞和晶体的彩虹色。
我瞥了一眼我们的同伴:弓、步枪,
五连发的来福枪、横挎着的背带。
还有套装!一千年来的最新式样
或,为了变化,像克尔恺郭尔的那种大礼帽,
那位传教士,经常戴着散步。
没有一声难忘的啼叫。可事实上,思想
对我们这类人不再危险,甚至在它的巢穴。
袭击可怜的牧羊人、农夫、伐木工
是它的特长,自从它改变了本性。

尤其对年轻人。折磨着他们,用人间的
正义和天上岛屿的梦想。

伯克利,1976





在圣像前

在不幸中赞美上帝是痛苦的，
想着他不会行动，尽管他能。

耶和華的天使触不到一个人的
眼皮，他的手被我握着，
我，这场无端苦难的目击者。

不被答复的是我们的祈祷，他的和我的。
不被答复的是我的请求：感动我吧，
作为交换给他一个普通的生命。

一个虚弱的人类怜悯地走在医院的走廊
像一个半解冻的冬天。

而我，我是谁，一个匍伏在全圣面前的信徒？

伯克利，1978

当度过了漫长的一生

当度过了漫长的一生,结果
他得到了一直寻求着的形态,
而刻在石头上的每一个字
生出了白霜,然后怎样?酒神节
合唱队的火把,在黑暗的山中
从他的出生地走来。天空的一半
有着蜿蜒的云彩。一面镜子在他面前。
镜子里是已经中止的、毁灭着的
事物。

俄勒冈,1976



关于朝圣

愿百里香和熏衣草的香气在途中陪伴着我们
到一个省份,它不知道自己多么幸运
因为在地球所有隐秘的角落,它曾是
惟一一个被选中和降临过的。

我们走向那个圣地,却没有征兆引导。
直到它现出自身,在一个群山间的
牧人的山谷,看上去比记忆更古老,
靠近在洞穴中嗡嗡作响的窄河。

愿美酒和烤肉的味道随着我们
就像我们经常的空地上欢宴时那样,
寻找着,没有找到,收集着传闻,
总是被那一天的光辉所宽慰。

愿温柔的群山和羊群的铃声
使我们记起我们失去的所有事物，
因为我们在路上看着，爱上了
在转眼间就会消失的世界。

卢尔德，1976



清 晨

以往世纪的
飞驰的群马。

破晓，
广阔地覆盖着世界。
我的火把变暗而天空发亮。
我站在潺潺河上的石穴旁。
晨光中山上一轮银色的月亮。

伯克利, 1976

人 口

在一座雕刻着的石头入口前，
在阳光中，在光和影的边界，
近于寂静。宽慰地想：当脆弱的
身体凋零，很快消失，这里仍会留存。
抚摸着一堵带颗粒的墙。惊异于
我那么轻易地接受了我的衰落，
尽管不该那样。大地，要我对你做些什么？
对你的在暴雨前喑哑的动物
不抬头地吃草的草地做些什么？
要我对你不停息的生育做些什么？
那么这样亲切的忧郁症为了什么？
可是因为没有用处的愤怒？

伯克利，1976



天堂之后

再不要奔忙。寂静。落在这城市
屋顶上的雨是那么温柔。所有的
事物是那么完美。噢，为着在顶楼
窗边豪华的床上醒来的你们两个。
为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为着一棵划分
互相渴望着男性和女性的植物。
是的，这是我给你的礼物。在痛苦的，
痛苦大地的灰烬之上。在责难
和誓言隐秘的回声之上。那么在大清早
你一定全神贯注：侧着的头，
拿着梳子的手，镜子里的两张脸
永远只有一次，即使不再记起，
于是你看着它，想着它渐渐凋谢，
并感激你生存的每一个瞬间。
让那有着绿色大理石胸像的小公园

在珍珠色的光里，在夏天的细雨中，
保持着你打开那道门时的样子。
还有由于你的这份爱而突然改变的
带有剥落了的高大柱廊的街道。



黄色自行车

当我问她想要什么，
她说，“一辆黄色自行车。”

——罗伯特·哈斯

要是我们用一个舞步，我的爱人，
迈出汽车，一辆黄色自行车倚在树上，
要是我们用一个舞步走进花园，
北方的花园，缀满了露水和鸟叫，
我们的记忆就会变得孩子气，只留下我们需要
的：

昨天的清晨和黄昏，并不很远。
不过我们想起一个女孩，有着同样的黄色自行车
常常对它讲着爱抚的话。
后来在黄杨树篱间的花床中，
我们看见一座雕像和有雕刻家姓名的牌子。

我们沿着台阶走向一个湖
一个好像来自古老民谣的湖，
平静，在云杉树林的半岛之间。
就这样普通人的记忆又一次拜访我们。





冬 天

加利福尼亚的冬天，辛辣的气味，
灰暗，淡红，一轮近乎透明的圆月。
我在火中填了木柴，饮酒，沉思。

“在伊瓦瓦^①，”一条新闻说，“七十岁的
诗人亚历山大·拉姆克维兹死去。”

我们小组中最年轻的一个。我稍稍照顾过他，
只是像照顾别的资质较差的人
虽然他们有着我无法触及的美德。

就这样我在这里，临近世纪
和我生命的尽头。得意于我的力气
却被晴朗的风景所困窘。

混血的先锋派。
不可思议艺术的灰烬。
一个混乱的大杂烩。

我对此做出过判断。虽然记录下自我。
这不是为正义和体面的年代。
我知道招致怪物和在他们中
辨认自我意味着什么。

你，月亮，你，亚历山大，雪松木的火。
水淹没我们，一个名字持续但只是瞬间。
无论几代人在记忆中容纳我们，都不重要。
伟大是猎犬对世界无法实现意义的追逐。

而现在我准备着持续奔跑
当太阳在死亡边界的一边升起。
我已经看到山峰在美妙的森林中隆起
那里，超越所有本质，一个新的本质等待着。

你，我晚年的音乐，我被一个声音和色彩
所召唤，它们变得越来越完美。



不要熄灭，火。进入我的梦里，爱。
永远年轻，大地的四季。

① 伊瓦瓦，波兰城市。

一个男孩

站在圆石上，你抛出一条钓线，
波光闪闪的河水环绕着你的光脚
家乡小河的水，有着厚厚的睡莲。
而你是谁，凝视着浮标
听着回声，那些船桨的喧哗？
你受到了怎样的耻辱？年轻的主人，
患上了孤独症，有着一个
渴望：只是像别人一样。
我知道你的故事了解你的将来。
我会穿得像吉普赛女郎，站在河边
讲述你的命运：名望和大量金钱，
尽管不知道要付出的代价
人们不会承认对此妒嫉。
有一件事确定：你有着两种本性。
贪婪，与慷慨相反的节俭。



很多年中你会试着协调它们
直到你的全部工作变得微不足道
而你只会赢得不曾料想的礼物，
慷慨，忘我地给予，
没有纪念碑、书和人类的记忆。

在塞勒姆

现在你得和你可怜的灵魂一道承受。
只有罪过，在你骄傲站着的地方。
奖状、荣誉、毕业名册，
在哈佛的演说、博士帽：
不能大声讲出的话。

我走到世界尽头的某个地方，
维尔诺，在一架叫“绿”的桥旁。
一位老妇人读着我从
巴吞鲁日或奥伯林发出的明信片。
我们两个都有理由悲伤。

梦年复一年地访问我，
它们消耗着，J. W.
能拥有的只是稀薄的空气，



一个我们很久以前产生的损失。
那我们为什么交谈为什么在意？

你清楚可感的事物避开
语言的艺术和心的戏法。
当初我猜想我的命运会是怎样，
而判决早已被签署
在哈佛的街道和校门。

在塞勒姆，一个转动的轮子旁
我觉得我，同样生活在昨天，
我的忘川是维利亚，
林子里的营火像香炉在摆动，
太多的名字但全不真实。

1913

我动身去意大利时正好在收割之后。
1913 那年麦考密克收割机
第一次开过我们的田野
留下的残茬一点也不像
收割者的镰刀和长柄镰留下的。
同一列火车,但在三等车箱,
我的杂役约塞尔去格罗德诺^①的亲戚家。
我在那里吃晚饭,在小吃部,
橡胶树下的一条长桌上。
我记起跨越涅曼的高架桥
当火车穿过一个阿尔卑斯的隘口。
我被水声吵醒,灰蓝色的
在珍珠般泻湖的光辉中,
在那个旅行者忘了自己是谁的城市。
在忘川的水边我看到了未来。



这是我的世纪？另一片大陆，
我们和约塞尔的孙子坐在一起
谈着我们的诗人朋友。赋予了形体，
重新年轻，却和我年老的自我相同。
多么奇异的装束，多么奇异的街道，
而我自己不能说出我所知道的。
没有对生命的教训能被从中汲取。
我闭上眼睛，我的脸感到了阳光，
这儿，现在，在圣马可市场喝着咖啡。

① 格罗德诺，俄国地名。

在 中 午

在一家山间旅店，高过栗子树的绿阴，
我们三人挨着一家意大利人
坐在水平排列的松林中。
附近一个小女孩在井中汲水。
天空中响着燕子的叫声。
喔一，我听到内心的歌声，喔一，
多好的中午，它不会重现，
此刻，我坐在她和她的身旁
以往生命的各个阶段
和摆在方格桌布上的葡萄酒一同到来。
岛上的花岗石被大海洗刷。
我们三人是一个自我喜悦的思想
科西嘉夏天树脂的清香伴着我們。



城 市

城市狂欢着，一切在鲜花中。

很快将会终止：一种时尚，一个阶段，时代，生命。

一种最终消亡的恐惧和美妙。

让第一颗炸弹毫不迟疑地落下。

Y.Z.的哀歌

不要忘记你是国王之子。

——马丁·布伯^①

你死后一年,亲爱的 Y.Z.
我从休斯顿飞往旧金山
想起了我们在第三大街的会面
彼此产生了强烈的好感。
你告诉我,在孩子时,你从没见过森林,
只有窗子外面的一堵砖墙,
我为你难过,因为
被剥夺这么多的特权是我们的命运。
假如你是国王的女儿,你就不会明白。
没有城堡在两条河流交汇处的祖国,
没有六月祭神时蓝色烟雾中的队伍。
你很谦和,没有提出问题。



你耸耸肩：我到底是谁
戴着桃金娘花冠走在霞光中？
性感，脆弱，受人同情，冷嘲，
你随便地和男人们走着，出于漫不经心，
而怀疑你似乎得了癌症。
我了解你的梦：有一个家
窗帘和一盆在早晨浇水的花。
这个梦变得真实，无济于事。
了解我们过去的瞬间：鸟儿们交尾
没有目的，自然反射，接近风媒
在秋天山茱萸和枫树的光辉之上。
即使在我们的记忆里它很难留下痕迹。
我感激，因为从你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
虽然我还能用语言捕捉：
在这个没有荣誉和权杖的世界，
在像帐篷卷起的一片天空下，
人们给了我们一些怜悯，一些仁慈
以及，简单地说，体贴，亲爱的 Y. Z.

附言：我确实比语言表明的更关心。
我为我们所有人履行着令人同情的仪式。
我想要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是国王的孩子

并确信他们不朽的灵魂，
即，相信他们自身是不朽的
并坚持喜爱他们触摸到的事物，
此刻越过时间的界限被我看到：
她的梳子、她的面霜，和她的唇膏
在一个超越现世的桌子上。

① 马丁·布伯(1878—1965)，奥地利裔的犹太学者和哲学家。其名著《我和你》(1923年)以神与人之间的直接对话为前提。



自然神学

不，它不愿做，我可爱的神学家。
欲望不愿挽救上帝的道德。
要是他创造了能够选择善恶的生命，
他们已做出了选择，而世界仍在不公中，
有痛苦，和生命不应受到的折磨，
这只能由一个假定来解释：
存在一个原型的乐园
和一个前人类的毁灭，如此严重
以致实体的世界从残忍的力中获得了形态。

桌子(一)

只有这张桌子可靠。沉重。厚木板做的。
我们在上面就餐就像之前别的人那样，
感觉到漆面下别的手指的触摸。
其他事物全有些可疑。我们也是，短暂地
以男人或女人的外观出现
(为什么只能选择一种?)穿着规定的衣服。
我凝视着她，仿佛是第一次。
又凝视他。再凝视她。在怎样神秘的
境界或领域，我能够回想起他们？
我自己为怎样的时刻做着准备？
为了来自灰烬之中的怎样的离别？
即使完整的我在这里，即使我切着肉
在大海的光线颤动的小酒馆中。



桌子(二)

在大海的光线颤动的小酒馆里，
我仿佛走进了水族馆，意识到什么在消失，
因为我们终有一死，所以我们活得短暂。
我满足于这种一致，即使因看到
做出和触摸的感到悲哀，在现在和过去的日子。
我相信我的恳求会带给时间一个停顿。
我学会了顺从，像在我之前的其他人。
而我只是考查那些在这里耐久的
带角柄的小刀、锡盆
蓝色的瓷器，坚固而易碎，
以及这张沉重的木桌，像垒在
水流中的石头，磨成光滑的表面。

我的状况

“我的父母,我的丈夫,我的弟弟,我的妹妹。”

在自助餐厅早餐时我听着这些话。

女人们的噪声沙沙响着,确切

无疑地履行着一个仪式。

我的目光斜瞥着她们翕动着的嘴唇

我喜欢在这世界上

呆一小会儿,和世上的她们一道,

去赞颂我们很小很小的状况。



感 谢

你给了我礼物^①，上帝魔法师。
我给你感谢为着善良和邪恶。
永恒的光在地球的所有事物中。
像现在，同样在我死后的日子里。

① 礼物(gift)，也做才能和天赋解。

诗人七十

那么，神学家老兄，这是你要的，
天堂和地狱的行家，
年复一年完善着你的技艺，
为你的女主人选择书本上的智慧，
居然发觉你在黑暗中徘徊。

唉，被狡猾理性玩弄的骗术
羞辱到骨头里，
你在人类的家园寻找安宁
但它们，像帆船，滑过，
目的地和港口，唉，没人知道。

你坐在酒馆里喝酒，
为吵闹和嘈杂而高兴，
声调升高，然后下降，



仿佛从一台机器发出
而你接受了你的隔离。

在可怜的人世没有时间悲伤，
春药在每个春天被酿造，
在魔法中，你的心找到了安慰，
虽然大斋期的祈祷打断了你咕咕的情话。
于是你学习怎样宽恕。

贪吃，琐碎，而且茫然，
仿佛你的时代没有终结
你奔忙着，大声赞美着
剧院，那里肉体假装着
赢得了夜晚和白天的游戏。

用羽毛和鳞片飞翔和爬行，
抹上睫毛油，穿上绒毛衣，
试着去扮演野兽和家禽，
忘记了星际空间：
我的哲学家，试试这个世界。

你所有的智慧一无所获

虽然多年来你工作和辛劳
由于惟一一个报偿和奖品：
你的幸福是活着
并惋惜你的生命正在失去。



寻找我的家

在一个句子里寻找我的家,简明的句子,仿佛锤子敲击在金属上。不去陶醉任何人。不去赢得在后辈中持久的名声。一种无名的需要,为秩序,为节奏,为形式,这三个词对抗着混乱和虚无。

伯克利—巴黎—马萨诸塞,1981—1983

有一只猫的照片

一个小女孩在看一本书，照片上有只猫
戴着毛绒绒的项圈，穿着绿天鹅绒的外套。
她的嘴唇鲜红，在甜蜜的幻想中半张着。
发生在 1910 年或 1912 年，画上没有日期。
马乔里·C·墨菲画的，一个美国人
生于 1888 年，和我母亲差不多年纪。
我注视着这幅画，在格林奈尔，爱荷华，
世纪的末尾。那只戴着项圈的猫
在哪？女孩在哪？我要见她吗？
一个擦着口红的木乃伊，敲击着手杖。
可这张脸；一个小扁鼻子，圆圆的两颊，
那么打动我，有点像我半夜时突然醒来
在身边的枕头上看到的脸。
那只猫不在这里，他在书中，书在画里。
没有女孩，可她在这儿，在我面前



从不会消失。我们真实的相遇
是在童年时期。惊奇唤醒爱情，
一个动人的思想，一只穿天鹅绒的猫。

伯克利,1985

在罐子里

现在,以我全部的学识,光荣的蝶螈,
我靠近那只住着你们的罐子
看你们如何垂直地浮向水面
露着你们的肚皮,深红色,
火焰的颜色,这使你们的同族
成为活在火中的炼金术士的火蜥蜴。
也许这正是我在松林间的池塘
捉住你们的原因,当四月白色的云在疾行,
把你们,骄傲的战利品,带到了城里。
你们很久以前就消失了,我沉思着
你们不被岁月察觉时的生活。
我对你们说,我给予你们存在——
即使一个名字和在语法王国的称号——
靠来自虚无的变形保护着你们——
我自己无疑也被一些力量控制,它们监视着我



把我转移到一些语法的超形式中，
在我抱着希望等待时抓住并带走我
因此我最终像一只火中的炼金术士的火蜥蜴。

南哈德利, 1985

万圣节的前夜

在我喜爱月份的巨大寂静中，
十月（枫树的红色，橡树的青铜色，
杨树上零零落落的明澈的黄色），
我赞美着时间的停顿。

死亡广袤的国土始于每个地方：
在树木成行的小巷的拐角，公园草坪的对面。
但我没有进去，我还没被召唤。

汽艇在河岸上，小径在松针里。
天很早就黑了，别处没有光。

我要去参加鬼魂和女巫的舞会。
一个戴着面具和假发的代表团将出现在那里，
跳舞，不被认可的，加入到生者的合唱中。

南哈德利，1985



这惟一的

山谷和上面的森林在秋色中。
一个旅人来了，一张地图把他引到这里。
也许是记忆。很久以前，在阳光中，
当下过第一场雪，骑马走过这条路，
他感到强烈的喜悦，没有原因，
眼睛的喜悦。每件事物都是韵律——
摇动的树，一只飞过的鸟儿，
高架桥上的火车，运动的圣宴。
很多年后他回来了，并不要求什么，
他只要一样最珍贵的东西：
去看，纯粹而简单，没有名称，
没有期待、恐惧或希望，
在没有“我”或“无我”的边缘。

南哈德利，1985

坦 白

我的主,我爱过草莓果酱
和女人身体中隐秘的甜蜜。
还有冰镇伏特加,浸橄榄油的鲱鱼,
肉桂和丁香的香气。
那么我是哪一类预言家?为什么幽灵会
造访这样的人?很多别的人
被公正地召唤,并可以信赖。
谁会信任我?因为他们看见
我怎样喝空杯子,扑向食物,
贪婪地瞥着女招待的脖子。
有缺点并且自知。渴望伟大,
能够认出伟大,无论它在哪里,
但还不完全,只是部分,有眼光,
我知道为我这样的小人物剩下了什么:



短暂希望的盛宴,高傲者的集会,
驼背人的比赛,还有文学。

伯克利,1985

致简·莱伯恩斯坦

当然我们有着太多的共同处，
在巴洛克式城市长大的我们
不会去问什么国王建造了一座教堂
好让我们每天走过，什么王子住在
那所宫殿，建筑师和雕塑家的名字，
他们来自哪里，什么时候，靠什么出名。
我们宁愿在华丽的廊柱前玩球，
跑过凸窗和大理石台阶，
这之后，浓阴公园里的长椅对于我们
比头上的石膏天使们更加可亲。
但有些事物保留：我们对委婉诗句的爱好，
我们反方向的高旋，火焰一样的，
用丝绸衣料打扮着我们的女人
去快活的骷髅舞会。

伯克利，1985



和她一道

在不存在的国度里我母亲的
那些瘦弱的关节肿胀的膝盖。
在我第七十四个生日时想到了它们
在参加伯克利圣玛丽·玛格德林教堂的早弥撒
时。

这个礼拜读着智慧书
关于上帝没有制造死亡
也不会喜欢灭绝生命。
读着福音书，按马可的说法——
他对一个小女孩讲：“大利大，古米！”^①
这也适合我。使我从死亡中复活
重复着那些在我之前活着的人们的希望，
他们和她，和她痛苦的死亡可怕地一致。
在靠近但泽的村庄，在黑暗的十一月，
两个悲惨的德国人，年老的男人和女人，

立陶宛的疏散者，染上了斑疹伤寒。
和我在一起吧，我对她说，我的时间很短了。
你的话现在成了我的，在我内心深处：
“现在一切似乎成了一场梦。”

伯克利，1985

① 大利大，古米(Talitha, cumi)，希伯来文，意即，女儿起来。



在天堂会怎样

我知道在天堂里会怎样，我曾在那里。
在它的河边。听着它的鸟叫。
按它的季节：在夏天，日出后不久。
我起床，奔向我的一千种工作
和由想像力支配着的世外的花园。
我度过了我排列着带韵律咒语的一生
不太清楚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
但努力着，无休止地追逐
一个名字和一种形式。我认为血液的运行
应在那里持续，我会说，成为一个
程度更高的胜利者。康乃馨的花香，
一支旱金莲，一只蜜蜂和一个瓢虫
或它们特殊的精气，比这里更强烈，
必定要召唤我们进入，如同走进那边
万物迷宫的一个核心，一个中心。头脑

怎样才能停止它的猎取,要是它从无限中
受到了迷惑,渴望和许诺?
但对于我们的昂贵的终结在哪里?
同样毁灭和拯救我们的时间在哪里?
这对我太难了。永久的安宁
没有早晨也没有傍晚,
这样的缺点表明相反的。
那是个神学家也难以揭开的问题。

罗马,1986



契里科咖啡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罗马，孔多蒂，我们和特洛维茨坐在契里柯咖啡馆里，我大致说出了这些话：

——我们看到了很多，领悟了很多。
国家在衰退，乡村已消亡。
人类精神的凯米拉^①围困着我们
使人们枯萎或陷入奴役中。
在清晨罗马的燕子唤醒了我
在短暂的瞬间我感觉到了
脱离自身的轻盈。我是谁，我曾是谁
都不那么重要。因为一些心灵
高尚的人，支持着我，只要
我想到他们。生命的天使。
那些给了信仰以证明的人，
那些名字被抹去或踩在地上的人，
不断探访我们。从他们那里，我该说，我们

得到了作品、期望和意图的尺度和美感。
文学靠什么来挽救自身，
假如不靠一种赞美的音调，一首赞美诗
(即使无意识的)? 你得到我的钦佩，
因为你完成的比我的伙伴要多
他们曾坐在这里，那些自大的才子。
为什么他们为缺少美德悲伤?
为什么他们感到内心这样苦闷，我明白了。
随着时代，随着渐渐消失的时代
人们学到了重视智慧和纯朴的善。
我们很久以前读过的马里坦
会有理由高兴。而我惊异着
罗马城屹立着，我们又一次见面，
在这一时刻我仍然存在，我和这群燕子。

罗马，1986

① 凯米拉，狮头、羊身、蛇尾的吐火女怪。



可怕的梦(1918)

奥萨是一个糟糕的车站。在奥萨一列火车冒险停
了几天。

也许就在奥萨,我六岁,走失了
而归国的列车已经开动,就要把我丢下,
永远地。似乎我领会了我会成为其他人物,
不同命运的、另一种语言的诗人。

似乎我猜到了我的结局在科累马^①岸上
那儿的海底由于人的头骨而变白。

而那时一个强烈的恐惧侵袭着我,
这一个注定成为我所有的恐惧之母。

渺小发着抖,在伟大面前,在帝国面前。
它不断地向西进军,装备着弓、套索、来福枪,
驾着一辆三驾马车,用拳头揍着赶车人的背,
或在一辆吉普车里,戴着毛皮帽,带着一份满是被

征服国家的文件。
而我正在逃跑，一百年，三百年，
在冰上，游过去，白天，夜晚，跑个不停。
我的河丢弃着一个刺破的胸甲和一个得到国王准
许的保险箱。
过了第聂伯河，就是涅曼河，然后是巴格和维斯图
拉河。

最后来到一个有着高高房子和长长街道的城市
我被恐惧压抑着，因为我只是一个村民——
只是假意关注着他们机敏谈论的一切
想从他们那里隐藏起羞愧和失败。

谁将在这儿给我吃的，当走在多云的黎明
我口袋里的一点零钱，买杯咖啡也不够？
一个来自虚构国度的流亡者，谁希望我在这里？
石头的墙，冷漠的墙，痛苦的墙。
按照他们的理由，不是我的理由。
现在接受了它。不再抱怨。你不可能逃得更远。

伯克利，1985

① 科累马河，在西伯利亚东部。



1945

——你！最后的波兰诗人！——醉了，他拥抱我，
我的先锋派朋友，穿着长长的军大衣，
活过了俄国战争，那里，不言而喻。

他没能从阿波里奈尔那里，或从立体派的
宣言，或巴黎街头的欢庆，学到那些东西。
对幻想的最好治疗是饥饿、忍耐和顺从。

在他们美好的首都他们仍爱交谈。
但二十世纪在继续。一些词语
将表示着什么，不由他们决定。

在台阶上，用一块破布包扎流血的双脚
他抓住了那些崇高世代无益的骄傲。
他目光的尽头，一片沼泽，还没偿还给大地。

灰色的静寂停留在每个部落和人民头上。
在巴洛克教堂的钟声后,在手握住军刀后,
在自由意志的争吵,和议会的辩论后。

我眨着眼,荒谬而固执,
独自和圣母马利亚对抗着难以驳倒的力量,
热切的祷告者们,镀金雕像以及奇迹的一个后裔。

我知道我会用被征服的语言说话
比起古老的风俗,家规,圣诞节的金箔,
还有每年一次的欢乐颂歌,它并不持久。

伯克利,1985



诗的六篇演讲辞

第一讲

怎样说出这一切？涉及怎样的编年史？
设想一个年轻人在湖边散步
在一个炎热的下午。蜻蜓，轻巧地，
像往常一样在灯芯草上。但要来的
仍不曾到来。听着：不曾。
或许到了，然而没有实现。
身体分配给伤口，城市分配给毁灭，
数不清的痛苦，每个人有一种痛苦。
混凝土分配给火葬场，国家分配给分裂，
暗杀者被用签抽出：你，你，还有你。
是的。还有喷气机。晶体管。电视。
人在月亮上。他走着却不知道。

他来到一个小港湾,海滩的一种。
度假的人们在那里晒着日光浴。
先生们和女士们,无聊地,谈起了
谁和谁睡觉,桥,和新的探戈。
那个年轻人是我。我曾是他,也许仍然是
尽管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回忆却记不清
他们和他怎样争吵。他不同,是外侨。
他心灵的囚犯们,闪过并消失。
他那时轻蔑,一个审判者和目击者。
于是这青春期的厌恶
预示出一个时代的病症
它至今没有结束。那些没有觉察的人
应该受到惩罚:他们只是要活着。

一个浪,几片沙地上的芦苇,几朵白云。
水那边,村庄的屋顶,一片树林。和幻想。
在里面,犹太城镇,一列火车穿过平原。
深渊。大地倾斜着。它是现在才倾斜吗?
当我打开时间的迷宫,
似乎领悟了其中的含义,
而窗外蜂鸟上演着它们的舞蹈。



五十五年前,我应得到……我应得到些什么?
我应活在欢乐中。和谐中。信念中。和平中。
这似乎能够。后来,麻木了:
为什么他们不能更聪明些?它全部表现出
原因和结果。不,那实在可疑。
每一个呼吸着的人的责任——
空气?无理性?幻想?观念?
像所有活在这里和那里的人,我看不清楚。
我向你们承认这一点,我年轻的学生们。

第 二 讲

母亲们和姐妹们,温柔的妻子和情人们。
想想他们。他们活着,有着名字。
在灿烂的亚得里亚海滩,
两次大战期间,我见到一位姑娘,那么美
我想在那个不可挽回的瞬间留下她。
她纤细的身材紧裹着丝绸泳衣
(在塑料年代之前),靛青色
或深蓝色。眼睛是紫罗兰色,
头发,金黄得近乎褐色。贵族的女儿,

也许是氏族的，自信地走过。
金发的青年，像她一样俊美，
充当着她的随从。希格丽德或茵奇
从散发雪茄气味的屋里，安然地下达命令。

“别消失，傻瓜。最好在神像，教堂的
壁画，和金红色的黎明中得到庇护。
留下，像回声在日落时分的水面上。
别毁掉自己，别相信。并不辉煌和荣耀，
但一个愚蠢的马戏团召唤你，你部落的仪式。”

我会这样对她说。一阵香气，一个身体？
一团独特的幽灵？尽管出生的日子
和地点，像一个星座
控制着她会怎样：被她对本地风俗的
爱，和她顺从的美德所引诱。

哎，但丁错了。它不是这样发生。
判决是共同的。永恒的诅咒
将折磨着他们所有人，是的，所有人。
这并非不可能。耶稣不得不面对
华丽的茶壶、咖啡、哲学讨论，



有鹿的风景，和市政厅上的钟声。
没人会相信他，黑眼睛，
钩鼻子，穿着脏衣服的
罪犯或奴隶，国家合法地
逮捕和处置的流浪汉中的一员。
现在，当知道得更多，我不得不忘掉
我自己的罪行，和他们的没有不同：
我曾想和别人一样，行为就像他们。
闭上我的眼睛，不去听先知们的叫嚷。
我为什么理解她。舒适的家，庭院，
从地狱的深处，一首巴赫的赋格。

第 三 讲

可怜的人们在车站的地面上露宿。
护耳帽、三角巾、棉夹克、羊皮。
他们个挨个地睡着，等着火车。寒冷吹过门廊。
新来的人抖掉雪，加上泥浆。

斯摩棱斯克的见闻，萨拉托夫，我知道这不适合
你。
最好不。谁要是能够，就让他避开

同情吧,那幻想的疼痛。
所以我不这样做。只是片段,一个轮廓。
他们出现。那些卫兵。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他们的长筒皮靴柔软、高级,
贵重的毛皮大衣。举止傲慢、自信。
牵着德国警犬的皮带。看看她,
高大,仍然困倦,适于上床性交,
从帽檐下轻蔑地一瞥。
她是在清楚表现谁在这拥有权力,
谁得到了奖赏? 观念上的,
要是你愿意。因为这儿没什么可教,
一切都伪装成一个习惯短语,
虽然恐惧真实,人们顺从,
四人来自在暴风雪中,有着真正
锋利的铁丝网、营地了望塔的地方。

在巴黎的捍卫文明的大会上,
1935 年春,我的同伴学生,
来自马尔堡的根特,漫游了欧洲,
狂喜。一个斯蒂芬·格奥尔格的崇拜者,
他将写下关于骑士勇敢的诗歌
并带着尼采的袖珍本。



他大约死在斯摩棱斯克附近。
谁的子弹？一个睡在那里的人。
带着狗的卫兵的？一个难友的？
这个纳迪亚或伊林娜的？对于他们他一无所知。

第 四 讲

真实，我们能对它做些什么？它是在词语中？
就像它闪烁，它消失。数不清的生命
无法记起。城市只是在地图上，
没有窗子里的脸，在一楼，市场附近，
没有那两个在煤气厂附近的灌木丛中。
回归的季节，下雪的山，海洋，
地球旋转着的蓝色球体，
但沉默的是他们，那些穿过炮火的人，
那些涂着防护的粘土的人，
和那些在黎明被从家中赶走的人，
和那些从成堆的尸体下面爬出来的人，
当我在这儿，我，一个遗忘中的教师，
教着痛苦的过去（因为这是他人的痛苦），
仍在心里试着拯救雅德维加小姐，

一个稍稍驼背，职业图书管理员，
她死在一个公寓的掩体里
据说那里安全却塌了下来，
没有人能够挖开墙的厚壁，
虽然敲击的声音很多天都能听到。
于是一个名字长久地消失了，永远，
没人能知道她最后的时刻，
时间把她带进上新世岩层。
人类的真正敌人是概括。
人类的真正敌人，是所谓的历史。
吸引和恐惧有着重复数字。
别相信它。狡猾而奸诈，
历史，如马克思告诉我们，并非反自然的，
是否是一个女神，一个蒙蔽命运的女神。
雅德维加小姐的小骷髅，她的
心脏跳动的地方。这不过是
我抵御着贫困、法律，和理论。

第 五 讲

“基督复活了。”无论谁相信
都不会做出像我这样的举动，



他们分不清上、下、左、右、天堂、地狱，
想法混着日子，在汽车里，在床上，
男人抓住女人，女人抓住男人，
躺下，站起，把咖啡放在桌上，
给面包涂上黄油，因为这儿是另一天。

和另一年。时间更换着礼物。
发光的圣诞树，音乐，
我们全体，长老会员、路德会员、天主教徒，
喜爱坐在教堂的长凳上，和别人一同唱着，
感谢仍然同在这里的存在，
那个词重复的礼物，现在和所在年代。

我们欣喜于逃过了国家的
灾祸，如我们在这里读到的，被奴役的
膝盖在国家的偶像前，随着他们嘴唇上的
名字一道活着和死去，不知道他们被奴役。
不管那是什么，这本书总是和我们一起，
在里面，有奇异的符号、忠告、和指示。
不洁的，这是真的，不同于常识，
但它们存在着，对沉默的大地就足够了。
它好像洞穴中温暖着我们的火

当外面星星金色的雨静止。
神学家们沉默着。哲学家们
不敢提问：“什么是真理？”
于是，在大战之后，难以确定，
有着几乎善的意愿但不完全，
我们怀着希望沉重地走着，现在让每个人
自我忏悔。“他复活了吗？！”“我不知道。”

第 六 讲

无边的历史延续到
他掰着面包喝着葡萄酒那一刻。
他们降生，他们渴望，他们死去。
我的上帝，那么多的人！这怎么可能
他们全都想活却已死去？

一位教师带着一群五岁的孩子
穿过博物馆的大理石厅堂。
她让他们——礼貌的男孩和女孩，
坐在地上，对着一幅巨大的画，
解说着：“一个头盔，一柄剑，那些神，
一座山，白云，一只鹰，闪电。”



她清楚，他们第一次看到。
她微弱的嗓音，她女性的器官，
她鲜艳的衣服、化妆品、饰物
被宽恕所环绕。什么不被宽恕
环绕？无知，天真的冷漠
会为复仇而呼喊，谴责着一个
让我成为法官的决定。我不会，我没有。
在辉煌中大地可怜的瞬间更新着自我。
同时，现在，这里，每一天
面包被变成肉，酒变成血，
不可能的事情，没人承担的一切，
被重新接受和承认。

当然，我正安慰着你，也安慰着自己。
没有太多安慰。枝形烛台
安着绿色的蜡烛。以及玉兰花。
这也是真的。喧嚣停止了。
回忆降临在黑暗的水面。
那些人，似乎在一片玻璃后面，凝视，沉默。

伯克利，1985

在某种年龄

我们想忏悔罪过却没有人接受。
白云拒绝了，而风
忙着访问一个又一个海。
我们引不起动物的兴趣。
狗，令人扫兴，期待着一个命令，
猫，一如往常放纵，在酣睡。
看上去很亲近的人
不会喜欢听到过去很久的事情。
和朋友们喝着伏特加和咖啡的交谈
不应拖延到最初厌倦的暗示。
羞于按合同每小时去
付钱给别人，只是为了听。
教堂。也许是教堂。可去那忏悔什么？
我们惯于看到自己英俊又高贵
但随即我们座位上有只丑蛤蟆



半睁着它的厚眼皮
并清楚地知道：“那就是我。”

一次讲演

某个在巴黎的学生
来自叫做“无处”的国土
一次得到了一张演讲票，
一位著名诗人做的，法国文学学院的。

公爵夫人和伯爵夫人
穿着高级式样的礼服
做着精美的发型
向诗人表示敬意。
她们，所有人都知道，
为他组织了那些晚会
由每位卓越者参加。

保罗·瓦雷里看上去确实
和他的照片一样：



一道修剪整齐的胡子
一双清澈的眼睛，留意着
那个神色黯淡的男孩
像往常一样敏捷。

他在桌子上排列着稿纸。
他的手很精确。
他顺序合理地读出
主要和次要从句，
讨论着审美经验的
不变的特征
它证实了艺术
永恒的吸引力。

他的听众，那位学生，
在别的地方忙着：
他的头发根竖起来，
他的耳朵捕捉着搜捕的叫声，
他正在逃过冰封的原野
在结霜的铁丝网后面
他朋友们悲惨的灵魂
会留在敌人们那里。

但是他足够聪明
去称赞那位诗人；
因为他文雅地容忍了
令人不愉快的环境：
那些意愿善良的女士，
势利小人和他们的赞许，
嗜血者和他的
世纪的战争。

因为演讲者只是假装
在他们中间，和他们一道。
事实上，坐在他的讨论会上
他正计算着诗的音节。
一个建筑学的仆人，
一个水晶的栽培者，
他避开了无理性的
凡人的事务。

唉，唉，它过去了——
欢喜和哭泣，
信仰和绝望，



改造和恐惧。
风和雪一道覆盖着标记，
大地收容了尖叫，
再也没有人记起
它怎样和在什么时候发生。
只有华丽的、金色的
十音节诗歌
延续着，并将为它自身的
和谐的理性延续。
而我，最近，带着
一丝悲哀返回
他海滨的墓地，
在永远重新开始的中午。

为 什 么

为什么它还没有出现,那强劲赞美诗?
感恩的,永恒荣耀的?

蒙受耻辱的祷告没被听到?
铁丝网后,失去所拥有的,被诋毁,被谋杀,被折
磨人们的祷告?

他在吞咽着谦卑的下巴上打断牙齿。
他推翻了好几个世纪的强大的统治者。

自我炫耀理论的纪念碑立在荨麻中间。
黑暗降临在绝对正确的帝国。

是因为几代人对正义期待落了空
以致地上判决的信念已被抛弃?



前面没有尽头的山谷剥夺了希望
不许那些活着的人欢喜。

没有感恩赞美诗歌唱着去赞美主。
神秘上帝之名被在沉默中念出。

没有绘画表现着穿盔甲的勇士，
他漫步在战场上空的白云间。

他说：“我的手臂是惩罚的手臂，
我在一千年中选择了这一天这一刻。”

我们在他防护的盾牌后面获救。
灾祸包围着我们但不会奏效。

在被上帝的闪电刺穿的天空下面人民庄重的集
会在那里？
对他的行为悔恨的沉思在哪里？

可怕，他们揉着眼睛，仅仅知道没有对邪恶的限制。

足以高兴地叫喊，而邪恶将有力地返回。

他们仍在天空寻找征兆，火焰的圆圈，杆子和十字架。

记住世界的历史，它的另一个名字叫灭绝。



报 告

呵,至高的主,你决意让我成为诗人,现在是我
呈上报告的时候了。

我心里充满着感激,开始明白了
那职业的不幸。

实践着它,我们了解了太多人类
奇异的品性。

他们,每小时,每一天,每一年,都在被自欺
支配。

一种筑着沙堡,收集邮票,称赞
镜子里面的自己时的自欺。

安排着自己在运动、权力和爱情上出名,然后
得到金钱。

所有时间花在这特别的边界上,越过这脆弱的
边界,是一个喃喃自语和哀号着的领域。

因为我们每个人体内,有只发疯的野兔东跌西撞,
一群狼嚎叫着,于是我们惟恐它会被别人听到。

从自欺中涌出一首首诗并承认它的瑕疵。

虽然那些诗只能被写下并能够被领会它全部羞愧的
作者所记住。

但他不能忍受别的诗人,如果认为他超过了自己,
并妒忌着对他的每一句赞美。

不但要杀死他,而且要摧毁他并把他从
地球表面上清除。

于是他独自留下,崇高而仁慈地对待他的
主题,追逐着它们小小的自欺。



那么它怎样发生：那样低下的开始引向了
词语的辉煌？

我从不同的国家搜集着诗歌著作，现在我坐下，
读着它们，感到吃惊。

甜蜜地想到我是一个伙伴，在一次从不停歇的
探险中，虽然过去了几个世纪。

一次探险，不是为了搜寻完美形式的金羊毛，
而是寻求像必需品一样的爱。

在对橡树的气味、山峰、黄蜂和旱金莲花的
渴望的强制下。

因而它们持续，证实着我们的赞美诗对抗着死亡。

我们关于所有生命的温柔思想，抗争着，从未在
命名上成功。

因为在地球上生存超出了任何命名的力量。

我们兄弟般地互助,忘记了不满,
相互译成别的话语,的确,一伙流浪的
全体成员中的一部分。

那么我怎能不感激,要是我被及早召唤
以及不可思议的对立没有减少我的惊奇?

在每次日出时我放弃了对夜晚的疑虑,迎接着
一个最珍贵的幻想的新的白昼。



立陶宛,五十二年后

一位女神

盖亚^①,混沌的第一胎女儿,
装饰着青草和树木,愉悦我们的眼睛
于是我们会在列举美丽的事物时一致
并把我们的喜悦分享给尘世所有的漫游者。

让我们以自己的和祖先的名义
感谢橡树和它们粗糙树皮的高贵,
感谢松树,它们的树干在阳光中燃烧,
感谢春天白桦林的绿阴
也感谢秋天旷野的烛台,白杨树。

我们的园中有那么多梨树和苹果树!

(依次在斯特鲁米洛的《北方花园》中描述)
红醋栗, 鹅莓, 山茱萸, 小浆果
为了果酱的一次伟大沸腾
家庭主妇的脸因为长久呆在炉灶前而变红。

曾经有一个草药的专门角落,
那些草药按照吉契基的
《简明技术标本》种植,
制成了庄园药房里的药酒和药膏。

而蘑菇聚集着! 耐寒的牛肝菌在橡树林中。
一个个串起它们, 在屋檐下晒干。
听到一个猎人的号角, 在我们寻找牛奶瓶时
我们的刀子被它们的汁液染得金黄。

盖亚! 无论发生了什么, 至少维持着你的季节。
从伴着春天流淌的溪流的雪的下面浮现,
为活在我们后面的人们装饰你自己,
只要在城市中心公园的草地
和矮苹果树的花朵在城市边上的园子里。
我放弃了我的请求, 你卑贱的儿子。



庄 园

没有房屋,只有这公园,虽然老树已经被砍掉。
一丛灌木遮盖了从前小径的痕迹。
谷仓被拆除,白色,像城堡一样的,
有着几架藏储过冬苹果的地窖。
同样的变化很久以前在那条坡道上,
我记得转弯的地方但认不出那条河。
它的颜色像浅红的汽油,
没有灯芯草和睡莲的叶子。
菩提树小巷,曾被蜜蜂喜爱,不见了
还有果园,黄蜂和大黄蜂采蜜的王国,
消失了,毁坏成蓟和荨麻。
这个地方和我,虽然离得很远,
却年复一年,同时失掉叶子。
被雪覆盖着,变得苍白。
我们再次聚集在共同的老年。

我的兴趣转向了金属管冒出的烟
它代替小屋的烟囱,木板和砖随意拼凑的小屋
在野草和灌丛草地上——我认得萨姆博卡斯尼

格拉。

祝福生活，永久地，无论多贫穷。

他们正吃着面条和土豆

并起码得到旧园子的全部用途

砍着树木，为了在漫长的冬天生火。

周 围

我没对任何人讲过我熟悉周围。

为什么该我？仿佛一位持枪的猎人

出现，寻找着曾经熟悉的。

在多次化身之后我们返回地球，

无法断定我们能认出它的面孔。

村庄和果园，现在没了，变成了旷野。

代替老树林的，是新的小树丛，

水面变低了，沼泽随着喇叭菜的气味

黑松鸡和小毒蛇，一道消失。

一条小河应该在这。是的，但藏在灌木中，

像以往一样，不在牧场中间。两个水池

在他们陷进黑色的粘土前

必定用浮萍盖住了自己。

小湖闪着光，但两岸没有灯芯草，



我们曾穿过它们奋力向前，游泳，
后来擦干自己，我和 X 小姐，用一条挥舞的
毛巾。

一位水仙女

X 小姐存在的惟一证明
是我的作品。只要我在这里
她就不会离开所爱的地方。

她的头发深棕色，接近栗色，
一种上层社会少女中常见的颜色。
她的眼睛是灰的，罕见的蓝，
时常呈绿色，她的眼皮
略有些东方化。她的两颊
有点突出，如果她的脸不是长方形。
但她弯眉有点像日本人。

如果不是因为每个单独生命的秘密
嘲弄者会是正确的，人类的遗迹就会消失。

但她在这里，在她的国土

像无形的水仙女，来自密茨凯维奇^②的叙事诗
“我爱它”。

她将被准许走开，或宁愿一同
飞走，随着我在这个世界的消失。

谁？

在红绿灯那边，初生的栗子树叶。
看着它的人是谁，
他从哪来，将消失在哪里，
代替他的人是谁，
看着相同却又不同的事物，
由于不同的血液的跳动？

大树的枝桠越过险峻的道路，
互相倾斜着，在那条小巷，
树干的柱廊外，一片开阔的光辉。
这是为了谁？它如何改变？
它是现在的每一刻或只是虚构？

成为你们自身，地球的事物，成为你们自身！
别依赖我们，别依赖我们的呼吸，



和我们不可靠的空想和渴望的眼睛。
我们渴望着你们，你们的本体，
因为你们持续着，当你们在自身中：
纯粹，不被任何人看见。

① 盖亚，大地女神，嫁给了天神乌拉诺斯，成为泰坦和独眼巨人库克罗普斯的母亲。

② 密茨凯维奇(1798—1855)，波兰浪漫主义诗人。

草 地

这是河畔的草地，葱郁，在干草收割前，
一个六月阳光里的美好日子。
我搜寻着它，找到了它，认出了它。
青草和花朵生长在我童年就熟悉的地方。
眼皮半闭着，我承受着光。
气味贮藏着我，所有的认识停止。
突然我感到我在消失并快乐地哭泣。



博物馆的墙

那是一条河流印上去的肖像：
多节主干的流程，细支的合流，
似乎它们想要汇合，
树木和急流，大地上最美好的事物。
正面，镶着大理石板，
高出破烂街道的平地，
它们有的没有尽头，伸展到地平线之外，
那里，在垃圾筒的烟中，在肮脏的废墟中，
占据着的穷人，决意互相残杀，
装备妥当，警车绕着圈子。
当公车载我们参加博物馆的仪式，
我们听到窗外的叫声，嘲弄着，
随后我们受到微笑和沉默的迎接。

现实主义

我们不会这么贫乏，要是我们能够
欣赏荷兰的绘画。因为这意味着
我们对向我们说了一百年，
两百年的话耸耸肩。尽管我们失去了
很多先前的信念。现在我们承认
窗外的那些树，它们可能存在，
只是伪装成绿色和树木
并且丧失了语言，当它试图
对抗着一串分子。可是，在这儿：
罐子，锡盘，剥开一半的柠檬，
核桃，一条面包，延续着——那么强烈
很难不去相信它们的延续。
因而抽象艺术带来了耻辱，
即使我们不该得到别的什么。
因此我进入了那些风景——



在多云的天空下面，一道光线
从那里射出，在黑暗平原的中部
一个明亮的圆点在发光。或有着
小屋，船只，和在微黄冰上
滑冰的小小人影的岸。这一切
将长久在这里，只是因为它曾在。
光辉（的确不可思议）
触摸到一堵破裂的墙，一个垃圾堆，
小旅店的地面，乡下的短上衣，
一把条帚，两条在案板上流血的鱼。
高兴吧！感谢！我提高嗓音
加入到他们合唱队的歌唱，
在他们的褶裥、宝石底座和丝裙中，
已经有一个，消失在很久以前。
我们的歌声高高升起像香炉上的烟。

唉

这是真的,我们的种族和蜜蜂近似。
它采着知识的蜜,带走,储在蜂巢里。
我可以逛上几个小时
穿过图书馆的迷宫,一层又一层。
但昨天,为了寻找大师和先知的話
我迷失在高层里面
那里几乎没有人造访。
我翻开一本书却什么也认不出
因为字母模糊并从书页上面消失。
唉!我惊呼——那么变成这样?
你在哪,庄严的人,留着胡须戴着假发,
在烛光旁度过夜晚,委屈着你的妻子?
于是留给世界的信息是永久的沉默?

在你的家里是制蜜饯的日子。



你的狗，正睡在火旁，会醒来，
打着哈欠看着你——似曾相识。

飞 人

一群人，街车停下了——这是一个证明？

在奥克兰城，1919 那一年？

所有人，显然，戴着帽子，向上看。

不，不是在看演讲者。是一个飞人

垂直地攀着一座建筑的墙。

呵悲惨的飞人，双臂向上张开，

一寸一寸地移动，试着可以抓住的东西。

下面，那些帽子。他会掉下来吗？或是成功？

他们站在这张照片里，低等游戏的爱好者：

竞技场中比赛的，流浪马戏团帐篷里的，

用尽一切伎俩，在赛场中流血的爱好者。

我不是男性的爱好者，尽管我自称是，

仿佛我柔嫩的皮肤，我的过分讲究不容反对。



——但这里的那些人,热血沸腾,多少双眼睛,
肌肉,下巴的变化,嘴唇的形状,
肯定全都死去。
他们是些影子,仅此而已。

——这只是这样的成为他们收藏的短暂的生存。

克拉斯诺格鲁达的房子

1

林子延伸到水边那里是无边的沉寂。
带冠的水鸟突然冒出了湖面，
在深水中，很静，有一群野鸭。
这就是被一个岸上的人所看到的。
他决定在这里建一所房子，
并砍去原始的橡树森林。
他在想着他将漂送到涅曼的木料
他将在灯下数着泰勒^①币。

2

桉树在风暴平息后的公园里。



年轻的女士沿着小路跑向湖边。
她把衣服拉过头顶
(没穿连裤袜,尽管家庭教师会发怒),
一种愉快在水的柔和的触摸中
当她游着水,狗刨,自学的,
朝着光亮,在树影外边。

3

同伴进入到船中,女士们和先生们
穿着泳衣。正像他们将被一个
生命线很短的虚弱男孩记住。
在那个傍晚他学着探戈舞。伊琳娜夫人
引导他,带着传授年轻男孩的
成年女人的假笑。
通向阳台的门外猫头鹰在叫。

① 泰勒,钱币(德国十五至十九世纪的银币)。

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叫做入侵和毁灭。
腐臭和放荡，在发酵。
你把智者和先知捣成泥浆，
对罪犯和英雄漠不关心。
我的呼喊没有用。
你没有听我，虽然我对你说话，
但是我要说，因为我反对你。
就算你吞掉我了，我也不是你的。
你靠疲乏和高烧击败我。
你使我的思想模糊不清，它抗议着，
你碾过我，减缓无意识的力量。
将要打败你的人敏捷，武装着：
心智，精神，制造者，复活者。
他和你在高度和深度上较量，
骑在马上，飞行着，高高的，银色的鳞羽。



我服侍着他外貌的装饰。
他将对我做什么我并不在意。

一个随从前进在湖畔的阳光中。
来自复活节的钟声回荡的白色村庄。

这个世界

看起来这完全是一场误会。

只是一次认真对待的试运行。

河流将返回到源头。

风将停息在旋转的地方。

树木取消了发芽，转向了根。

老人抢着球，朝镜子里一瞥——

他们重新变成了孩子。

死者将醒来，无法理解。

直到所有发生的事情不曾发生。

多好的安慰！饱经痛苦的你们，能够自由
呼吸。



发生在别处

“我不可能去地狱,我,那么美好善良,”
男孩亚当大声说,当恶魔聚在他的周围。
他们穿着黑衣服,长着红鼻子。
他们可怕地辱骂他,用叉子刺着他的两肋。
(他们使用小的叉子,为了特殊的用途。)

“我不相信魔鬼的存在,”
可怜的男孩亚当呻吟着,
“我遇到过像你们这样的人但那是在人世。”

“嘿嘿,”——他们答着——“不存在是我们的特征。
而你,你存在吗,你废弃了?你存在过一瞬间就够了。
现在你将和我们在永恒的虚无中得到位置。”

“我做了什么”——男孩亚当悲伤着，
“我做了什么，让我处在你们的掌握中？”

“你不知道？嘿嘿，别急，你会明白的。
我们记录和证明了所有事情。”

他们沿着一个山坡走着，在那里
他们抓住了独自赶路的他
靠一个空房子里设下的埋伏，像边防士兵常常做
的，
在荒无人烟的土地，离地狱的大门不远。

群山，光秃秃的，硫磺的颜色，在昏暗
降下的一片模糊地难以辨认的平原。
他们带着他走下，此刻他沉默了。

然后回荡着一声枪响，那么响，也许是尘世的。
回声流动着刚好使它隆隆远去，
这时魔鬼开始收缩，仿佛戳破漏了气。
这时他们完全消失，只剩下他一个。

然后，一个穿着手织短上衣和长筒靴的人，



散弹枪在肩上摇摆，走到他的面前。

“你捣了那么多乱，亚当男孩，你总有麻烦。

你在哪产生了你清白的想法？

你真的相信你能犯罪而不受罚？

我被派来通知判决。

”你将和住院者在一块，那儿，褥疮流脓，

腐烂肉体的水汽，嚎叫，

和疼痛，为对天堂的复仇哭喊，

不断反驳着上帝的善。

在另一面，这悲惨宇宙的杂耍继续着。

它不同于地狱，代替着虚无

不间断地持续和受苦。

它曾被称作炼狱。你将在那服务，

清洗，提高，清理，倾听。

而每一天你都学会知道你的罪过，

直到你承认你的不值。”

于是一位信使走上那处陡坡，

亚当，男孩，跟着他，因为他自己找不到路。

大 厅

这条道路径直通往这座庙堂。
圣母院,虽然根本不是哥特式的。
大门关闭着。我选了一个侧门,
不是主建筑——去它的左翼,
这扇门包着绿铜,下面磨出了豁口。
我推开。随即它展现着:
一个令人震惊的大厅,在温馨的光线中。
坐着的妇女们的巨大雕像——女神们,
穿着带褶皱的长袍,用一个节奏标出它。
色彩围绕着我像大小前所未闻的
紫褐色的花朵的内部。我走着,消除了
烦恼、良知的痛苦和恐惧。
我知道我正在这里,像我还将在的一天。
我醒来,安详地,想到这个梦
回答了我的疑问,过去常问:
当人们跨过这最后的门槛会是怎样。



身 体

人类的境遇不只是痛苦。
但痛苦支配着我们，充满着力量。
明智的思想无力在场。
布满星辰的天空已经消失。

从解剖学图册的中心——
里面肺的深红和鲜红
遇到了云样的大肠的肉色——
预示着痛苦继续着无声的召唤。
从皮肤边界没有设防的哨所
拉响了铁与火触及的警报。

没有贝壳或角质保护。
在衣服和舞者面具下面赤裸着。
我们的困扰伴随不穿衣的它们在舞台上

清楚了在伪装时它们是些什么。

深红色的液体在心脏的太阳下面
循环,变暖,颤动。

视觉,风景改变着它的节奏
像大脑所做的,一轮灰月亮,露娜^①。

在一把妇产科椅子张开的膝盖上。
没有设防的内脏被分娩损害。
第一声尖叫,流放到世界的恐惧,
在冰封的河上,在铺着石头的城市。

朱莉娅、伊莎贝尔、卢克、泰特斯!
这是我们,我们的同类和共同的怜悯。
这个身体如此脆弱和易受伤害,
它将留下,当词语遗弃了我们。

① 露娜,月亮女神。



一首写给世纪末的诗

那时所有事情都很美好
罪恶的念头被打消
地球已经准备着
在宇宙的平静中
去消费和欣悦
没有主义和乌托邦。

我，原因不明地，
被那些书包围着，
先知的和神学家的，
智者的和诗人的，
搜寻着一个答案，
闷闷不乐，苦着脸，
在夜里醒着，大清早咕哝。

重重压抑着我的
是一个小小的耻辱。
大声地谈论着它
显得既不老练又不慎重，
它甚至看上去像一个暴行
违背着人类的健康。

唉，我的记忆
不想离开我——
住在里面的生命
每个都有自己的痛苦，
每个都有自己的死亡，
都有自己的颤抖。

那么为什么清白
在天堂般的海滩上，
在卫生的教堂之上的
一片纯净的天空中？
这是由于它
在很久以前吗？

对一个圣洁的人



——那么适于阿拉伯故事——

上帝略有些敌意地说；
“要是我向人们透露
你是怎样的一个大罪人，
他们就不会赞扬你。”

“而我，”虔诚的人回答，
“要是我向他们公开
你是多么的仁慈，
他们就不会在意你。”

我该倾向谁
带着世界结构中的
这样痛苦和负罪的黑暗的事态，
要是在下面的这里
或在上方的那里
没有力量去废除
原因和结果？

不要想着，不要记住
十字架上的那位死者，
尽管每一天他死去，

惟一博爱的人，
他没有任何必要
去赞同或允许
这一切的存在
包括苦刑的钉子。

完全神秘的
难以想像的错综复杂，
在这里最好停止讲话。
这种语言不是为人类的。
祝福着欢庆吧，
葡萄和作物的收获。
即使不是每个人
平静地得到了准许。

伯克利



这

但愿最终我能告诉你什么在我的体内，
但愿我能呼喊：人呵！我谎称它不在那里，
它就在那里，白天和夜晚。

只有这样我才能描述你的易燃的城市，
简短的爱，化为灰尘的游戏，
耳环，从肩上松松地垂下的皮带，
卧室和战场上的场面。

写作对于我是一种消除痕迹的
保护性策略。没有人会喜欢
一个向禁果伸手的人。

我求助于我曾游过泳的河，求助于
在灯芯草上有步行桥的湖，求助于

回荡的歌声为同伴发出微光的山谷。
我承认我对生存着迷的赞美
可能正好在高贵的风格中得到训练。
下面是这个,对此我没有试图命名。

这个。如同一个走在异国城市寒冷天气里的
无家可归者的思想。

如同一个被追捕的犹太人瞥见了
逼近着的德国警察头盔的时刻。

戴王冠的王子初次去那座城市,
看到世界的真相:悲惨,病恹,老年和死亡的时刻。

或某个人平静的脸,他刚刚清楚了
他已被永久地放弃。

或医生不可挽回的结论。

这个。它意味着敲击着一堵石墙并且知道
这墙不会屈服于任何乞求。



头

一颗巨大的头颅从河对岸
山的背后慢慢浮现
看见一个拿钓杆的男孩，
眼睛紧盯着浮漂，
只有一个想法：会咬钩吗？

我们该怎样对他？那颗头沉思着，
对专门安排命运的
高贵的幽灵们发出指令。

是这样的，头对自己说，
当看见一个老头在多次航行后返回
到那河边的同一个地方。

他们有人相信自己能决定，完成。

至少知道他曾是权力的玩物
在空气中潜水和傻笑，
而现在惟一惊奇的是
它怎么会全都发生。



啊！

啊幸福！看那彩虹。

靛青的色彩，像埃拉穿过的衣服，优雅的气味
像她皮肤发出的。

啊，多么含糊地去描写一条盛开的彩虹，那时
埃拉已不存在，还有我们的王国和国土！

蝮 蛇

我想要说出真相，
但没有成功。
我试图坦白，
但我不能坦白任何事情。
我不相信精神疗法。
我知道我会说出很多谎言。
这样，我带给自己一条盘绕着的愧疚
对我这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我站在靠近亚斯朱尼的拉乌杜恩卡的沼泽中，
一条毒蛇的尾巴正好在矮松林
下面的一块苔藓中消失，
当我叩动扳机，从散弹枪里射出铅弹。
直到今天我不知道是否会有一颗子弹
射中可怕的白肚皮
或蝮蛇之字形条纹的背。



无论如何,比起心灵的冒险
这更容易描述。

德克萨斯

我从德克萨斯回来。
在那里我读了我的诗。
在美国它比别的地方对读诗付费更高。
在我的签名旁,我写下了 2000 的一天。

老年像稠树脂一样粘住我的脚。
心反抗着,但那意味着自觉。
我能拿它怎么办,向谁去揭露它?
最好的策略是什么也不说。

我体验了回忆、爱、恨、追求
和奋斗幻想的耻辱。
而现在我几乎不能相信
我设法度过了我的一生。



致罗伯特·洛厄尔

我没有权利用那种方式谈论你，
罗伯特。一个流亡者的妒忌
必定会促使我去嘲笑
你长时间的消沉，几个可怕的星期，
设想在安全的病房里度假。
这不是来自我常态中的傲慢。
我知道，疯狂，正一缕缕地
渗入我的生命，
只是等待我的许可
把我带到它的晦暗领域。
我戒备着。像一个跛足的人，
我惯于笔直走路以掩饰我的不幸。
你不必这样。因为你已被允许。
不是我，一个在这片众多的
新移民悄无声息消失了的大陆上的流亡者。

宽恕我和我的错误。你的意志无益地
反抗着像一道疤痕控制你的疾病。
在我的愤怒下是空虚，
无法辩护而羞辱。延误了片刻，
我越过分开我们的一切写给你：
手势，传统，土语，更多。



德加的蜡笔画

那个肩。一个色情物被持续掩盖着。
她的双手缠绕在未结完的红色发辫中，
那么密，梳发时，使头垂下，
一条腿，和下面另一条腿的脚。
因为坐着，弯曲的膝分开，
手臂的移动显现着胸的轮廓。
无疑在这里。在一个世纪中，一年
完全消失了。怎么能触到她？
怎么能触到黄色晨衣下别的什么？
她涂着睫毛油，哼着一支歌。
第三个躺在床上，抽着雪茄。
看着一本时尚杂志。她的细棉布衬衣
露出白色的圆形和粉红的乳头。
画家的帽子挂在阁楼上
和她们的衣服一道。他爱呆在这，闲聊，

画素描。我们人类的交流有种苦味，
因为熟悉触摸和渴望的嘴唇，
熟悉腰的形状，和不朽灵魂的谈话。
它流动和返回。一个浪，一个海浪的叹息。
惟一一个红色的名字在深渊闪烁。

